

海外續編
初錄

正集



B

卷

三

第十三回

繡檀奴理髮訴心事

慕少艾乘槎覓神仙

第十四回

比翼翱翔一雙蛺蝶

同心繾綣三隻鴛鴦

第十五回

幽谷花香美人意得

溫泉水滑蕩子魂銷

第十六回

綽約柔情紅粧伴讀

莊嚴師道傀儡登場

第十七回

探惡藪清晨奮拳擊

激公憤黑夜聞槍聲

第十八回

燕嘗鶯嘲難爲老朽

鳳顛鸞倒何妨公妻

第十三回

慰檀奴理髮訴心事

慕少艾乘槎覓神仙

且說英兒假着學習英文爲名，去和人中親近，驚得人中直跳起來。英兒却笑嘻嘻的把人中按住了道：「何必急成這個樣子？我們的問答，多是假的，接個吻又何嘗不是假的呢？况且接個吻，又不是大不了的。」人中怔怔的望了英兒一下，立起身來，燃支香煙吸著道：「我們鬧着玩，雖不緊要，若是給人曉得了，在我有欺友的惡名，在你有不真的污點，我們玩的方法多着呢！此後我們到要顧忌些

纔好！」英兒道：「大庭廣衆，我也知要顧忌的，現在只有我和你兩人，顧忌些什麼？灑脫就是法國人的特性，你不要誤會了我別有用意！」人中給英兒這樣一說，反覺自己心胸太狹窄，只得和英兒說些別的話，把這事混過去了。英兒告辭回去，人中便匆匆的去瞧胡名達去了。

胡名達初到巴黎的時候，到有一段趣史，不可不記。胡名達和韓人中，初來巴黎，同住在一個小旅館內，那天一個姓傅叫做傅昌浩的，請他們去坐咖啡館。胡名達見那般粉白黛綠，心裏跳盪不住，又不敢下手。却巧傅昌浩是個脫略形骸的人，找了個私娼，同坐在一桌兒。名達見了那婦人，當做天仙化人一般，饑涎欲滴。昌浩已瞧出了情形，便慫恿着名達，去和那婦人去睡。名達不肯奪人所好，竭力推

辭。

昌浩笑道：「我老傅對於婦女，最是寬宏大量的，你若是喜歡的，我就讓給你，我找個別的，也是一樣。我看花叢酒，幾及十年，有過首尾的女子，也有六七百人，東西浪迹，經過的地方也不少了，每處總要找幾個婦人玩玩，留個紀念！以年齡論，自十五歲至五十歲；以種族論，黑的，白的，黃的，都試過了！以國界論，也可稱得三分天下有其二；我若是同人爭風吃醋，我肚子早已氣破了。這類婦女，只可作我們的洩精機器，機器是機器，還有什麼嬌妍的分別？只要機器完全就得了！」人中聽昌浩說着，不禁吐出舌頭來。名達却道：「着！着！我所慮的，也恐那副機器不完全，一失足成千古恨，那又何苦來呢？」昌浩哈哈大笑道：「老夫身經千百戰，大創七八次

，現在仍還不覺得什麼！再接再厲，此輩益覺驍勇。這種病症，在中國是諱莫如深的，在外國只當爲風流小災，毫不在意。」名達道：「究竟創鉅痛深，可免則免之。」昌浩道：「你問的不是預防之術嗎？預防之術，莫妙於『雨衣』！但是着了『雨衣』，究竟隔閡不適意，而且不是西方人所謂武士，我們所謂君子了！」

名達問：「什麼叫做雨衣？」人巾道：「雨衣這個名詞，你難道在美國還不曾聽見過嗎？爲了這個『雨衣』，張大保在美國，還鬧個大的笑話呢！大保和一個美國女學生發生戀愛，大保要求個消魂，女子也答應了！猶恐得了孕，便教大保先至藥房去置一襲雨衣。大保不懂雨衣是什麼，便興匆匆的來至一個藥房。那藥房的夥計是女的，大保大聲直呼要買雨衣，那女子已是忍着笑；不料大保取到了雨衣，

便解包賞觀，羞得同時在藥房購物的婦女們，都別轉頭去；男子們却忍不住失聲而笑。大保見他們笑得有趣，不知爲着何事？也笑了笑。這一笑却把店主惱了，認是大保有意侮辱婦女，要同大保爲難。經大保再三說明央求，那店主纔放了他，然而大保已狼狽不堪了。」人巾說到這裏，名達和昌浩都大笑起來。

昌浩道：「雨衣兩字，是美國的名詞，我因二位都是到過美國的，所以說了。這個在英國叫做「法蘭西帽」，在法國叫做「英吉利帽」，想不到討便宜之風，海外也是通行的。」

名達道：「你方才說，用了這種雨衣，便失了武士的身分，此中道理，到要請教？」昌浩道：「在歐洲這種風流小災，本是極通行，大家稱做「武士病。」因爲中古的武士，對於婦女，極加敬禮，若是臨

陣的當兒，作種種的準備，便是對婦女沒有信任的表示；稍知自好的女子，便要慍然見乎辭色。所以要個武士，不得不泰然處之。」

名達笑着，方欲再言，那個私娼已等得不耐煩道：「你們說一陣，笑一陣，把我怎樣處置呢？」昌浩先敷衍了一會，回頭問名達道：「你究竟要不要？」名達道：「今晚請你先去試一試，她的機器完全不完全？若是完全的，我明天便可泰然做武士了。」昌浩笑道：「想不到你到有個名利雙收的妙法，說不得我先替你去衝個頭陣罷！」說得人中和名達都笑了。名達又問了那私娼的姓名和住址，寫入日記簿內，便和人中先回旅館去了。

第二天，名達打電話去問昌浩，昌浩只說機器完全四個字，喜得名達直跳起來。眼巴巴望到下午三點鐘，名達加工修飾一番，混身灑

了香水，連襪子上也灑到了。收拾舒齊，一個領結却始終打得不好，只得跑入人中房裏去請教人中。人中間他到那裏去？名達直說了。人笑道：「現在去做甚？」名達道：「我有我的打算呢！若是好的，我當既卜其晝，又卜其夜；若是不好的，我便春風一度，也可省得幾個冤枉錢！」人笑道：「請問冤枉錢如何省法？」名達道：「你原來不知道，遊戲場市價，往往早晚不同，下午看戲，不是要較晚上賤了一倍嗎！即此一端，餘可類推了，何況她們的營業時間，本在晚上的，下午得幾個意外快，還不將就過去嗎！」人笑道：「原來如此，我側着耳聽你的好消息罷！」

當下名達又照了照鏡子，見那頭髮還甚光滑可鑒，衣服也甚整飾，便別了人中，雇着一輛街車而去。名達到了那個所在，問明一切，

便有侍女引他到個會客室裏等候。過了會兒，那女子方嫋嫋的出來，一路還打着呵欠。名達打量她時，見她穿着印花綢的「開摸拿」，雲鬢蓬鬆，嬌慵欲墮，較昨日所見，宛似換了一人。當下名達述了來意，那女子笑點着頭道：「你寬坐着，我整了粧再來。」名達攔着道：「就是這樣甚好，何必再換衣服？」那女子笑嬉嬉的道：「老實對你說罷，我剛纔起來，還不會用早點呢！你若是嫌着寂寞，我去去就來罷！」說着，不由名達分說，即推門跑入寢室裏去了。

不多會兒，那女子伴着一個西洋人出來，口裏噙着不知說些什麼，看去甚是肉麻似的。那女子送了客，奔入會客室裏，來招待名達。又按了電鈴，叫侍女送上早點，和一小瓶香檳，先斟了名達一杯，纔吃她的早點。

不一會，吃完早點，又吸了香煙，這纔讓名達走入內室。名達已等得迫不及待，那女子却從從容容的鋪牀疊被。完了，又窺入會客室裏，拿着一本「巴黎生活」進來。看看名達已脫了衣服，便也去了一「開摸拿」上床，那本雜誌却始終不會脫手。名達竭力周旋着，那女子却行無所事的，瞧那雜誌的圖畫。過了會兒，名達已精疲力竭，不敢再事猖狂，那女子方笑嘻嘻的道：「你完了嗎？」名達沒有答應的氣力，只得點點頭。那女子便把名達推下，起身下床，轉入浴室淨身去了。

名達得了個大大的沒趣，穿着衣服，走入會客室裏。那女子也就含笑走出來了，要名達付八十法郎。名達詫異道：「昨晚傅君祇付了三十法郎，如何日裏還要多五十個呢？」那女子道：「難道香檳是不要錢的嗎？」名達只得硬了頭皮，付給八十法郎，垂頭喪氣的奔回旅

館，越想越悔恨，便跪到床角做着禱告懺悔。

原來名達是個基督教徒，平日崇奉甚虔，今日犯了十誡的一條，便大大的悔悟起來。却巧那時人中推門進來，見着名達這個模樣，不禁大笑。名達道：「你笑什麼？我做晚禱呢！」人中一把拉他起來，細細的端詳了一回道：「你不撒謊，十誡還只犯了一條；你撒了謊，十誡便犯其二了！」名達急道：「我撒的是什麼謊？」人中笑道：「你今天同那個女子究竟怎樣？」名達道：「我本抱着不潔之念而去，到了那裏，居然能懸崖勒馬。」人中指出着名達的領結道：「你瞧你的領結，還是本來面目嗎？」名達知是賴不過了，只得一五一十的說了，笑得人中前仰後合。

自此以後，名達便搬入一個法國家庭，一心一意在書上用功，不

生妄念。他對他夫人的愛情，十分濃厚，可是兩地睽違，相思更切！閒下來的時候，便把他的夫人的玉照摩挲着，覺美中還有些不足。因他自來了法國，覺得西洋婦人的服飾，遠勝中國婦人，他存心要他的夫人，將來也改了裝。忍耐一時見不得面，虛想也是徒然，忽異想天開的，請個畫師，把他夫人的玉照放大了，除面龐兒仍着舊，其餘服飾兒髮髻兒都教畫師改了。畫好了，名達十分得意，把她懸掛在床頭，凡有朋友去瞧他，他便替他的夫人介紹。朋友說句好，他便興高采烈；若是說了半個不字，他便要說朋友沒有美術觀念。倘然和他辯論幾句，說不定便有一番搶白。後來他的朋友，多曉得他有這個癡念，見了這個照，便沒命的贊，贊得名達得意忘形，便和照像不住的親起吻來。

不道名達的癡情，便打動了一個女孩兒的心。那個女孩兒，便是名達的房東主婦的女兒，名喚媽鳳的。那媽鳳已是風信年華，却還不曾嫁人，爲人甚是風騷，平日風流勾當，也已幹了不少。今見名達英爽的风度，和誠摯的情意，心有所屬，青眼頻加。她原在外交部做打字員的，也懂得幾句英文，晚上回家的時候，總要久坐在名達房中，和名達兜搭。名達也有意無意的，和她敷衍着。媽鳳礙着她的母親的眼，不敢公然勾引。

原來她的母親，是個寡婦，靠着教授批霞那度日，年紀雖已四十餘歲，還是塗脂抹粉，和她的女兒，競妍鬥豔。平日對於名達，噓寒問煖，殷勤備至。名達得了這樣居停，心裏兀自慶幸。名達不好修飾，平日寢饋于書籍之中，把梳頭洗臉的要事，往往也忘懷了。媽鳳

看、過去。便自告奮勇的，替名達梳掠頭髮。名達求之不得，每日早晨，都要矚着嬌鳳梳理，否則便終日亂着頭去上課訪友。

那日下午，人中送了英兒去後，來至佛壽街名達寓所。侍女開門引入，人中逕奔名達寢室，只見名達對鏡坐着，嬌鳳站在身後，替名達挑頭路。人中且不去驚動他們，悄悄的站在後面。一會兒，梳理完畢，真個一絲不亂，光滑可鑒。名達在鏡內端詳一回，十分得意，伸手去拉嬌鳳，嬌鳳也就趁勢倒在名達懷裏。人中不禁嗤的一笑。嬌鳳先已看見了，霍的站了起來。名達纔於鏡內瞧出是人中，笑着囔道：「不好了，有賊呢！」人中笑道：「不是賊，到是個文旦壳子。」回頭又操着法語對嬌鳳道：「對不起得很！掃你們的興了！」

嬌鳳覺得不好意思，推門要逃出去。人中攔住道：「這又算什

麼？我們多是好友，還有什麼顧忌嗎？你不去，名達已恨得我什麼似的！你去了，名達還不知要和我怎樣呢？」媽鳳撲嚇一笑道：「不要胡說，我們倆是規規矩矩的。」人中也笑道：「誰說你們不規矩呢？」名達攙入道：「現在是吃茶點的時候了，我請你們去吃五時茶罷！你們倆都喜歡跳舞的，便可一顯身手，也好教我廣廣眼福！」媽鳳道：「多謝你的美意，但是我不能去的；過了會兒，我的母親回來了，見我不在家，便有許多的囉說！」韓君若是喜歡跳舞的，我逢着便來約你便了！」

說到這裏，忽聞門鈴響着，她說想是母親回來了，便匆匆出去。人中目送媽鳳去後，便笑對名達說道：「今天你這件豔事，我到要胡謔幾句咧！」名達道：「我本自詡着豔福匪淺，若得你播之詩歌，便可

之傳千古，作爲美談了！」人中道：「我的歪詩，那能傳之千古，只是你將來成名之後，胡名達的軼事，却少不了這段香豔的情史！」名達笑道：「且不要說將來，你的詩現在有了沒有？」人中默默的一會道：「有了！我念你寫罷！」名達便翻開了雜抄簿，又把自來水筆預備好了。人中纔念道：

淺笑低鬟對鏡時，

美人遲暮尙情癡！

爲郎理髮訴心事，

一寸相思一寸絲。

人中念完，名達也就寫完了。嚙的笑道：「虧你體會得出，不過美人遲暮一句，不怕唐突媽鳳嗎？」人中笑道：「你說唐突，我說還

恭維着呢？」名達愕然問故？人中道：「嬌鳳有遲暮之感，那是無容爲諱的，所以遲暮兩字，用得甚恰當。只是美人二字，却言過其實，嬌鳳得了這個不虞之譽，心裏不曉得若何快樂呢！」名達道：「平心而論，嬌鳳雖不是絕色的女子，也算不得醜陋，不醜陋便是美，所以你用的美字，也還恰當。」

人大笑道：「不醜陋便是美，你用的是甚麼邏輯？不臭便是香，不甜便是酸，不是人便是禽獸，不是嬌鳳便是名達，……」人中道：「名達再說下去，名達截住道：「我只說一句，你便調侃得我好厲害！什麼人呀，禽獸呀，嬌鳳呀，名達呀，你簡直把嬌鳳比人，把我比禽獸了？」人中仍笑着道：「這是我無心之談，請你不要見氣，其實你阿其所好，也太過分了些，所謂欲贊之美，何患無詞。」

名達笑道：「罷了，罷了！媽鳳又不是我的什麼人？我們又何必作此無謂之爭執，到是明天童益達來了，你替他找到了房子沒有？」人下道：「房子愁什麼，他自己沒有看過，我那裏便可擅自作主，你難道還不曉得益達的爲人嗎？」名達道：「益達的爲人，雖不爽直，待朋友到還熱心，這次他和美國參觀團來歐游歷，說不定要在法國住幾時；找房子的事，他早已寫信託了我，我又託了你，你還沒有找到，這便如何是好？」人下道：「請他先在旅館裏住幾天罷，明天他在什麼時候抵車站，我和你同去接他可好？」名達道：「我們同去很好，照他信裏所說，是明天上午八點鐘，從哈佛兒來的火車，大約下午三點鐘，可抵聖拉石車站了！」人下道：「如此，我明天下午二時，到這裏來取齊罷！」說着，便告辭而去。

原來那童益達是韓人中美國的同學，學的是商科，他抱着出風頭主義，見了稍有聲望的美國人，便今天請客，明天請客的聯絡。就是見了素昧平生的中國人，也極端的拉攏。若是混熟了，便處處要佔點小便宜；若是佔不到便宜，便反唇相稽。朋友們曉得他的脾氣的，讓了他些，他便非常歡喜。不曉得的，和他爭了幾句，他說不過的當兒，便嚶嚶啜泣，好像受了無限委屈似的，所以朋友們說他是個反晏平仲主義者。因為他善與人交，久而不敬。他和胡名達是在紐約認識的，便引為知交，所以這次來法，一切託了名達。

第二天下午，人中和和名達同到車站去接他。見了面，大家叙了一番契闊，益達又替二人介紹了一個同來的叫做袁爾梅。人中便把他們安頓在一個小旅館裏。當晚人中和和名達合着替他們在萬花樓接風，還

邀了林玉嘯傅昌浩應子固夏望雲李愛白諸人作陪。

夏望雲是個巴黎大學的醫學博士，還是民國元年畢業，這次是第三次來法。他年已四十餘歲，精神不免頹唐。他這次遠渡重洋，抱着無限希望。他抱的是什麼希望呢？原來他第二次回國的當兒，他的夫人忽的謝世了。他是絕對傾仰西洋婦人的人，他又曉得些醫學原理，知道異族通婚的好處，便癡心妄想，要娶一個西洋婦人。無如當時他已結過婚的，只好望洋興嘆。現在他有了這個機會，膝下又沒有兒女，便來法國物色佳偶。以爲法國自大戰以後，女多于男，女子到了標梅時候，往往還找不到一個丈夫！一般青年寡婦，也要擇人而事。法國習慣，女子出嫁，多少些都要陪着嫁的，若是得了個有錢的女子，便可人財兩得。

但是理想往往與事實相違，他到了法國兩年，見過的女子，不計其數，也有由人介紹的，也有由自己認識的，不是夏望雲嫌她們姿色平常，或身分太低；便是那方面嫌夏望雲年齡太大，或是不願遠適異國。害得夏望雲浪迹天涯，始終不能如願以償。他在巴黎的朋友中，和李愛白最爲莫逆。

李愛白有個脾氣，他每晚非東方已白，不肯去睡，睡了非待上燈時分，不能起來，這樣天天俾晝作夜，身體着實淘虛了。所以他雖是三十二三歲的人，看去已很蒼老。他原沒有事的，初來法國的時候，雖曾進過學校，嫌着拘束，便脫離了。四五年來，飄泊海外，爲的是不慣中國的飲食起居。好在他的家產，本很富有，儘夠他的揮霍。

他惟一的嗜好，是坐咖啡館，每天下午六七點鐘時候，他和夏望

雲風雨無阻的閒坐在羅東咖啡館裏。若是沒有他事，便在咖啡館裏吃飯，吃了飯聽聽音樂，譚譚閒事；見那進進出出的婦女，便評頭品足，看得合意的，便不肯輕易放過。夏望雲究竟上了幾歲年紀，于女色方面，看得甚淡，晚飯後的十五分鐘的瞌睡，無論在什麼地方，是斷不能少的。婦女們見他這樣委頓，個個匿笑着。

那天他們二人，接着人中和名達的請，便來至萬花樓赴約。諸客已齊，人中替他們互相介紹了。和童益達同來的袁爾梅，本是北京交通銀行的一個科長，後來派到美國去實習，玩了半年，覺得美國的生活，枯燥無味，便和童益達加入美國參觀團，想來歐洲盡興的玩一會。那晚觥籌交錯，各人多盡歡而散。

第二天，袁爾梅去回謁胡名達，齊巧名達出去了，爾梅留張名

片，順便去訪韓人中。人中接見了，漸漸談到巴黎的繁華，爾梅便請人中做個引導。爾梅風度翩翩，到是個濁世佳公子的模樣，可惜法文茫然不懂，不能單獨進行，否則他是風月場中老手，何必來煩人中問去？叵耐人中晚間有英兒學習英文的約，一時不能答應。爾梅問故，人中說了。爾梅和大保也是認識的，人中把大保和英兒的豔史說了，爾梅也要一見英兒的顏色，便道：「既是如此，我們明天也可去玩的，今天候在這裏便了。」不料話方說完，英兒的電話來了，說是：「晚間有事，不能來，請人中原諒。」人中把不得這一句，便說甚好，明天會罷。

人中打完了電話，看了看手表，已是七點鐘，曉得夏望雲和李愛白二人一定在羅東咖啡館的，便和爾梅逕奔那裏，果然二人坐在一桌

兒閒譚。當下見了人中和爾梅，慌忙站起來讓坐，二人也就坐定。爾梅問起他們，都不曾吃過飯，便要在咖啡館作個東道主。夏望雲道：「東道主可請不必，我們常常見面的，還是各付各的便當！」李愛白也說夏君之言不錯。爾梅笑道：「二位這樣說着，莫不是怪我太匆忙，不曾下帖相請嗎？」李愛白道：「說那裏的話？巴黎的中國學生，多是如此的，袁君住久了，便知道我們不是欺你。」爾梅無奈，祇得由他們自己去點菜。人巾笑道：「你們二位和袁君客氣，害得我也要破自己的慳囊咧！」說得三人都笑了。

不一會，吃完了飯，喝着咖啡閒譚。爾梅眼快，見旁桌坐着兩個黑衣服的女子，一個年長些的，領上還罩着一塊黑紗，丰神楚楚，把爾梅看得呆了！那女的見爾梅死釘着自己，覺着不好意思，別轉頭

去，和同來的女伴說話。人中已瞧出爾梅心事，便笑着道：「這般可喜娘，怪不得風魔了袁大班。」爾梅也笑道：「可不是呢？你有法兒想嗎？」李愛白也笑着道：「這個婦人，到和夏望翁配得來，袁望翁恐怕消受不起？」人中爾梅問故！愛白道：「這個婦人，看去到不是個門戶中人，一說卽合，端沒有這件事，持之已久，說不定便託付終身；夏望翁渴望的，便是這類婦人。」人中道：「你說她不是門戶中人，何所見而云然呢？」愛白道：「不瞞你說，這個咖唱館，我是天天到的，常來跑跑的女子，我都見過的了，這兩個到是第一次瞧見，而且衣飾也甚樸實，決非門戶中人可比。」

望雲本是瞌睡着，聽得他們說得熱鬧，也怔怔的聽着，不時摩撚着老眼，去打量那女子。愛白說完了，望雲緩緩的道：「現在且不要

討論，我們去請她過來譚譚何如？」爾梅道：「這如何使得？愛白說他們是好人家的婦女呢！」愛白道：「這到不消慮得，法國婦人的心理，和中國婦人的心理完全不同；中國婦人見有人吊他膀子，心裏雖是十二分願意，偏要咒罵幾句，好像不如此，便顯不出好人家的身分似的。法國婦人，見有人和她兜搭，雖明知轉她的念頭，斷不肯使人以難堪；心胸寬宏些的，便和你敷衍幾句，一狹窄的，給你一個不睬便了，決不會鬧亂子的。萬一她破口罵了，你也可罵她不識抬舉，她便要羞慚無地了。」

爾梅拍着手笑道：「我們有了這個護符，我們何妨試一試？」李愛翁！這個差使勞你的駕罷！」愛白道：「那也不妥當，我們自己去，雖不見得碰什麼頂子，她若給你一個不理，也就夠受沒趣。你們如果要

的，我便叫個侍者和她去說罷。」說着，便喊了一聲「辯桑，」即有一個侍者，跑近桌邊，垂着手說聲「密歇。」愛白悄悄的對他說了，那侍者望着那女子一下，含笑點頭去了。四人的眼光，都跟着侍者移轉過去。

只見那侍者，和那年長些的婦人，悄悄的說了幾句，又指着這邊的桌子。那女子點點頭，和她的同伴一笑，又望了四人一眼，便輕輕移蓮步的過來。四人都站起來讓坐。那婦人一笑坐下。愛白含笑問道：「你的同伴呢？爲什麼不一塊兒請過來？」那婦人道：「我那妹子嗎？我去招她。」說着，向她的妹子招招手，她的妹子也就過來了。

此時却忙了夏望雲，瞧瞧這個，瞧瞧那個，一會兒撇撇嘴，一會兒搖搖頭。人中笑問道：「怎樣？」望雲道：「那個年長的，面貌到

還不錯，身材却比我高出一個頭兒；那年少的却不敢領教，那面孔紅得似獼猴屁股一般，見了便令人要作三日嘔。」人中聽了，望了望那二個婦人，不禁哈哈大笑起來。笑得她們倆不好意思，站起來走入盥洗室去了。

一會兒，他們復歸原座。爾梅瞧那年長的，已除下帽子，那一頭金黃髮，梳得錯落有致，面上也已敷了脂粉，望去更覺嬌豔。爾梅心養難抓，却苦說不出口，悄悄的推着人中，教人中去和她開譚判。人中會意，望着爾梅一笑，回過頭來，對那年長的道：「請教芳名？」那婦人道：「我叫賽兒，」又指指她的妹子道：「她叫蘿茜。」人中又問：「府上？」那婦人道：「我住得遠咧！」人中又道：「賽兒姑娘的白嫩皮膚，配着玄色的衣裳，真是嫵媚極了！」賽兒微微一笑道：「誰高

興穿黑衣服呢？可是我是個寡婦，不得不守着制。」人中道：「原來如此，那也很可憐了！不知賽兒姑娘此後還想找個郎如意郎君嗎？」賽兒沉吟一會道：「什麼不要找呢！我年紀還輕着，家裏又沒有恆產，前途茫茫，教我如何守得下去？可是找個郎君，已不容易，找個如意郎君，更不容易的了！就是找到了，我這樣醜陋的人，誰肯要我呢？」人中笑道：「不要客氣，現在就有一个人要轉你的念頭，不曉得你看他怎樣？還稱得起如意郎君嗎？」說着指了指袁爾梅。

爾梅聽他們一問一答，雖不知說些什麼，看了人中這副情景，也曉得說到自己身上來了，便望賽兒一笑。賽兒見爾梅一表不俗，衣飾又漂亮，不免看了幾眼，口裏却笑說道：「密歇不要和我尋開心！不知這位密歇尊姓？」人中代答道：「他姓袁，方于昨日從美國到巴

黎，法文還沒有學會呢？不知賽兒姑娘能說英文不能？」賽兒道：「英文懂得幾句，祇是說得不好。」人中道：「那好極了，我還恐你們倆不能交換意見，那到是個難題咧！」愛白已把賽兒能說英文對爾梅說了，爾梅不禁喜出望外，便挨近身，和賽兒兜搭起來。爾梅本是此中老手，不一會，已談得入港。

忽然賽兒道：「我們譚譚笑笑，把時候也忘了，現在恐怕已是十點多了，我們住得很遠，對不起，先要告辭咧。」人中道：「不打緊的，密歇袁可伴送你們回去的。說着和爾梅做個謎眼。爾梅會意，便道：「再坐歇兒，我雇輛汽車，送你們回去便了。」賽兒笑道：「多謝你們，就是密歇袁肯伴送我們回去，也是時候了，遲了家裏的人要不放心呢？」人中道：「你們去了不打緊，害得我們冷清清的，怪沒意

思。」賽兒笑道：「我們去了，你們可以找個漂亮的女子談談。」

人中也笑道：「女子多着，可是漂亮的沒有！你肯替我們介紹個同你一樣漂亮的女子嗎？」賽兒道：「也罷！我明天把我的第二妹子介紹給你罷，我們的蘿茜太老實些，原是配不過你這樣的漂亮人物，我那第二妹子比我要漂亮十倍，一定對你的胃口了。」人中也笑道：「真的嗎？二令妹是什麼芳名呢？」賽兒笑道：「明天你們見了面，還不好自己去問的嗎？現在急急要知道怎的？」人中也道：「明天我們在那裏見面呢？」賽兒想了會兒道：「明天六點鐘，仍在這裏罷！」說着，站起身來，和各人道了晚安，攆着爾梅的手出去。人中乾咳了一聲，爾梅和賽兒都回過頭來。人中又裝着鬼臉，羞得賽兒面上起了一層紅雲，連忙別轉頭去。愛白笑着道：「袁爾翁好自爲之。」爾梅笑着

點頭，左擁右抱的去了。

人中待她們去後，笑對着夏望雲道：「養兒第二妹子，不知怎樣？若是好的，我來替你做個月老何如？」望雲歎口氣道：「老夫耄矣，這種勾當，只好讓你們少年人出一頭地了。」人中正色道：「我們逢場作戲，不過過眼雲烟，你要中饋有主，揀個才德兼全的女子纔好！她若是個好女子，倘然天緣湊巧，我們也樂成美事的。」不知夏望雲怎樣回答，且待下回分解。

第十四回

比翼翱翔一雙蚊蠅

同心繕繸三只鴛鴦

夏望雲聞得人中一席話，長長的抽口氣道：「現在我這個心思，已淡了許多，從前領事館裏幾個朋友，也替我介紹了不少的女子，不是我看不中她們，就是她們看不中我。現在又加了幾歲年紀，精神也頹唐了許多，就是如願以償，眼前的歡樂也是無多的了，我又何苦貽誤人家呢？」說着，凄然欲絕，險些兒掉下淚來。愛白和人中也爲之唏噓傷感。

過了會兒，人中道：「無論怎樣，明天你來瞧一瞧情形再說！」

望雲道：「這裏我本是天天來的。」頓了頓，又道：「我現已想了轉來，和西洋婦人結婚，究竟不妥，她們的生活程度高，我那裏勾得上？你們貴同鄉趙和安，不是娶個法國婦人麼？他的苦惱，便可引爲前車之鑒。」人中道：「趙和安怎樣？」望雲道：「趙和安娶的法國婦人，于今也有三五年了，還已生了個女兒。結婚的時候，趙和安手頭也寬舒，他們倆十分恩愛，旁人看了，也嘖嘖稱羨。不道中國開了交易所的風潮，趙和安家裏也捲入旋渦之中。趙和安在外國，也不能任情揮霍了。自儉省而奢侈，原是很容易的，由奢侈而儉省，却是難了。那馬特姆，雖是小家碧玉出身，自跟了趙和安，奢侈慣了，頓時教她省吃儉用，心中便受了無限委曲，對趙和安不時做嘴臉，說冷話。趙

和安正在不得意的當兒，不免也擔白幾句，二人的愛情，便起了裂痕。馬特姆趙有時獨自出去，要至深夜纔回，趙和安若是問了幾句，家裏便要鬧到天翻地覆。所以現在他正想挈眷回國，後來幸福如何？雖不得而知，就目前他們倆的心意而論，恐怕將來也得不到好結果的。」人巾道：「和法國婦人結婚，雖不能一筆抹煞，若是自己沒有把握，便要自討沒趣。」望雲點點頭。人巾又坐了一會，先告辭回寓。

第二天，童益達來了，人巾把昨晚的事，作了譚助，說得益達心癢癢地，也要去瞧瞧賽兒和她妹子的人物。人巾記惦着英兒的約，心裏猶豫，經不得益達再三慫恿，便留着一個字條給英兒，說了許多抱歉的話。那時還只五點鐘，益達嚷着餓，要去吃些茶點。人巾道：

「既是如此，我們就到羅東咖啡館去罷！」益達自然高興。

二人走入羅東，揀個座頭坐下，人中俯着頭瞧那檯上擺的新聞紙。益達一眼瞧見對面桌子上坐着一個女子，眯着眼瞧自己。益達看那女子，到還有些丰韻，不免多看了幾眼。那女子似笑非笑的立了起來，移步走向益達座頭，益達心中別別的跳個不住。不道那女子從益達身旁走過，便轉入後面去了。益達的眼前不禁跟着她溜轉；齊巧那女子回過頭來，和益達打個照面，便嫣然一笑。這一笑，把益達的魂靈兒，飛到九霄雲外去了。

過了會兒，那女子復從益達身旁經過，益達覺得一陣猛烈的香氣，鑽入鼻管裏去。那女子又賣弄風騷似的，扭扭搵搵的，送着眼風過來。益達見她體態輕盈，益發着了風魔，悄悄的推了人中一下。人

中放下新聞紙，忙問何事？益達附着人中的耳說了。人中便回頭去瞧那女子。那女子見了，却毫不經意似的，取出一根香烟要吸，却找不到自來火，便叫着侍者。人中笑着對益達道：「那不是一個絕好的機會嗎？她要用自來火呢！」益達道：「我又說不來法國話，這事還是煩了你罷！」人中道：「現在將近六點鐘，賽兒那班人便要來了，見了我們和一個不三不四的女子兜搭，怪不好意思的，你耐着性兒，過幾天我介紹你個較好的罷！」益達道：「我從美國動身的時候，便眠思夢想的要和法國婦人玩玩，現在住了幾天，見那般粉裝玉琢的人，已是不滿擦撥，今天到口饅頭，不去試一試，不成個傻瓜兒嗎？你若

是怕賽兒見了不快，你替我辦妥了交涉，我再不惹你便了！」

人中聽他說得怪可憐的，笑道：「也罷！我來替你想個法兒。」

便叫侍者去請那個女子過來。原來昨天李愛白的方法，人中已記在心裏，今天齊巧用得着。又估量那女子是羅東咖啡館的私娼，侍者去請，沒有不過來的。侍者去說了，那女子就移座過來，先堆下滿面笑容，和益達去握手。益達受寵若驚，趕忙站起身來，却翻着白眼，說不出什麼話。人中依舊坐着，努努嘴教那女子在一旁坐下，那女子依了。人中便問她名字，那女子回說「愛蓮。」人中又說益達傾倒的話。愛蓮望着益達嫣然說了聲「密合仙。」益達不知人中葫蘆裏是甚麼藥，心裏非常焦急，便向人中做了個眼色。人中不理，依舊和蓮愛吱吱喳喳一陣，只見愛蓮站起身來，和益達點點頭，往外走了出去。驚得益達目瞪口呆，還道人中說得不得法，出了岔子了。便問人中怎的？

人中笑道：「你叫做益達，真是名副其實咧！」益達怔了怔道：

「此話怎講？」人巾道：「益達兩個字，不是和「意田和」的音很相諧合嗎？法文的「意田和」便是英文的「意田和鐵」，日本人稱爲馬鹿，中國人稱爲阿木林的便是。」益達道：「你不要打暈了，我又怎麼是阿木林呢？」人巾道：「我費了許多唇舌，件件替你說妥了，你不知感激，還裝出窮形極相，好像怪我把事弄僵似的，不是阿木林是什麼？」

益達喜得跳起來道：「真的嗎？但她又到那裏去了？」人巾道：「她嗎？她說她和一隻啞吧狗一淘，怪沒趣的，所以先走了。」益達又急起來道：「你說件件都已說妥，到底說妥些什麼？」人巾見他屈得可憐，不忍再和他鬧玩笑，便笑道：「快穿好了大衣，跑出門去，包你得着好處。」益達道：「教我跑出去做什麼？」人巾道：「他候

着你呢！你帶她到無論什麼地方去吃一餐飯，吃了飯便帶她到你的旅館裏去，明天起來了給她一百法郎，至于旅館裏的事，我可就不知道了。」益達張着笑口道：「講話偏喜兜着圈子，也不想人家要等得脚酸咧。」人中笑道：「喔唷唷！還沒有交情，就這樣憐惜起來！」益達也不答話，帶上帽子，喜孜孜的走了。

人中又坐了會兒，袁爾梅和賽兒手挽手的走進來，一眼瞧見人中，逕至人中座頭坐下。人中含笑問道：「令妹呢？」賽兒道：「對不起得很，齊巧她今天同着她的『飛揚碎』看戲去了。」人中道：「原來令妹已訂了婚的？」賽兒祇點點頭，人中便不再說什麼。

那時賽兒脫去了大衣，人中見她已換了一套新衣，比較昨日格外風綉，巨頭對爾梅袁說道：「昨晚想是很得意的了？今天又怎樣遇到

的？」爾梅道：「快不要談起昨晚的事！我們跳上汽車，我便和她開談判，要她送回羅茜，再和我回到旅館。她不答應，說這種勾當，不是她做的。我曉得她是假撇清，便灌了無數的迷湯，她始終不肯。末了，她說：「她的妹子也在一起，怪不好意思的，而且說不定妹子要向人饒舌，給她母親知道了，不是玩的。」我道「這樣說來，你肯是肯的了，不過今天不成功，是嗎？」她悄悄的搯我一把，裝着嬌嗔，不說什麼。我又問她明天怎樣遇見？她要了我的旅館地址，說明早來看我。我知勉強不來，只得乘興而去，敗興而歸。我們說的是英國話，羅茜一些兒也不懂得。」

「今早十點鐘，她果然來了，我又重申前請。她道：「你愛我，我是很感激的！不過我是個寡婦，鬧出笑話來，我便說不響嘴；若是

正式結婚，那又當別論。」我道這樣說來，我們只可做個朋友的了！

「她雙眸注視着我，點點頭，歎了一口氣。你想我坐對美人，可望而不可即，如何不徘徊欲絕呢！她見我沒精打采的，便伸出纖纖玉手，來撫摩我的頭髮，口裏說着『布佛兒禱桑，』我不曉什麼命意？想是說我愛你的一句話，究竟是不是？」人中笑道：「布佛兒禱桑，」是苦惱孩子的意思，你却誤會得好，後來怎樣呢？」爾梅道：「我經她這樣撩撥，便情不自禁的去親她的香頰，她毫不拒絕，任我溫存。」人中笑道：「什麼是溫存？輕薄罷咧！」爾梅笑了笑，也不辯清。又道：「我見她心悅誠服的任我親吻。」人中道：「原來還親着吻咧！」說着，乾咳了一聲，望着賽兒一笑。

賽兒聽他說着中國話，本已不耐煩，今見人中對自己笑着，料想

爾梅說着早上的事，不禁紅生兩頰，搭訕着道：「你們說些什麼？也不給人家聽聽！你們倆都能說英國話的，偏喜說中國話，我還道是罵我咧！」人巾道：「說那裏的話？我們談我們的正經，一點不涉你的身上，你放心罷！中國話是我們的本國話，說起來自然要便常多了，請你原諒則個。」說着，便催爾梅說下去。賽兒見自己攔不進去，便起身到盥洗室裏去了。

爾梅這纔接着說道：「當下我見她這樣溫柔，還道她已心迴意轉，便央着她答應了我。她搖搖頭，却不說什麼。我冒火了道：「究竟怎樣？你若是不答應的，爽爽快快的回絕我，也好教我死心塌地。」她睜了一聲笑道：「我又不曾堅決的回絕，你又何必死了心？就是我已堅決的回絕了，你也不必死心！婦人家的話，是靠不住的。」

我問她這話怎講？她道：「婦人家的話，和外交家的話，是完全相反的。外交家對於一種要求，說着「是是，」心裏實是尙待考慮，充其量也不過說了個「或」字，這個或字，便是「或者可以」的意思，也是十二分答應不來的表示。就是絕對答應不來的事，這個「不」字，是永不出口的，若是說「不」字，他便不成爲外交家了。所以外交家的「是」字，便是普通人的「或」字，外交家的「或」字，便是普通人的「不」字；這個「不」字，外交家字典中所沒有的。婦人家對於一種要求，絕對不說個「是」字，若是說了「是」字，她便沒有身價了。就是心裏已十二分願意，也至多說個「或」字；若是她殺釘斬鐵說着「不不，」說不定心裏還是願意，使人有法可想的。所以婦人家的「不」字，便是普通人的「或」字；婦人家的「或」字，便是普通人的「是」字。這個

「是」字，婦人的字典中，也沒有的。你的要求，要我怎樣答應呢？難道教我在字典上添上一個「是」字嗎？」我聽了這幾句話，便道：「原來還有這層道理，真是與君一夕話，勝讀十年書了。」人中介道：「不但你得了教訓，就是我也聞所未聞咧。」

爾梅接着道：「我當下便又作第四次的要求，她笑着把我猛推一下道：『你真是笨伯咧！這種事豈是口裏說說的嗎？問得我耳朵也雙了！』說着，伏在我的肩上，吱吱格格的笑個不住。我曉得婦人家總是半推半就的，便也不和她客氣了。她究竟是好人家出身的，事後便嚶嚶泣起來，令我手足無措，哄了半日，方始同我出去吃中餐。吃了中餐，我便陪她去買些衣服和鞋子，到了這時纔完事，倒累你久候了。」

人中道：「怪不得她今天身上身下都煥然一新，原來尋到個大少爺喇！不過你們以後預備怎樣呢？」爾梅道：「以後問題，到很爲難呢！她也曉得我們倆無結婚之可能，我又不能長住在巴黎，所以要想在這短期間中，盡情樂他一樂。可是她有她的母親和前夫的家族監督着行動，不能竟日竟夜陪伴着我，若不是如此，究竟歡娛的機會太少了些！而且大天白日，也不方便；她更羞答答的，不肯放出她的全副本領。于這無可奈何之中，她便想到去比利時的白羅利爾旅行十數天。我原是無可無不可的，東也是作客，西也是作客，還有美人作伴，客中便不覺了寂寞。但是有她束縛着，行動便不自由，難道在此燕燕鶯鶯的巴黎，教我從一而終不成？」

人中笑道：「得隴望蜀，你到是全無心肝的叔寶！」爾梅道：

「我們和法國婦人玩，爲的是什麼？同她們談愛情，似乎太犯不着了！同是一樣玩，天天換着新兒，不是好多着嗎？」人中道「你的主旨，却很不錯，我們爲人作客，把這種事，看得如行雲流水一般，便不至惹出許多煩惱，若是纏纏綿綿的，便是春蠶自縛，那又何苦來呢？」又笑了笑道：「你今天想是很得意的了！」爾梅笑着，豎起一只大姆指道：「她真是個尤物呢！」

正說着，賽兒已回了座。爾梅明知她不懂中國話，但是對着和尙罵賊禿，究竟不好意思，也就截住話頭不說了。人中聽了爾梅敘述，不免對賽兒多看幾眼，又癡癡的笑着。賽兒已瞧料了，紅着臉，低下頭去。幸喜李愛白和夏望雲二人來了，一陣讓坐問安，方把賽兒的難關，混了過去。

不一會，各人多點了菜，爾梅又要了一瓶紅酒。爾梅的菜，原是賽兒給他點的，不料第一道送上的，是佛手似的菜，爾梅不曉得吃法，便鬧賽兒。賽兒方欲說明時，人中已笑着道：「你真是笨伯咧！這種菜豈是口裏說的，要用嘴去吃的，你問得我的耳朵也聾了！」說着，便望賽兒一笑。賽兒見了，一面要和人中不依，一面伸手去搯爾梅的腿，橫着白眼道：「多是你的不好，無論什麼事，多要說給人家聽，現在留了話柄了！」

愛白和望雲不懂，便去問人中底細。人中且不回答，對着賽兒笑道：「你討厭我們在這裏監督着行動，你們可以避到白羅利爾去的。」賽兒聽了，益發要和人中不依道：「你這樣貧嘴薄舌，我不介紹海崙給你了。」人中道：「誰又是海崙呢？就是令妹嗎？」賽兒道：「我

不說給你聽，也再不和你說話了？」人中笑道：「我本不高興口裏說說的，你若是不肯多說，也是徒然！問得你的耳朵聾了，那又何苦呢？」賽兒聽他又說到這個上去，不禁噤的笑了。人中道：「好了，好了，這個笑要比答應一個『或字』還要着實靠得住咧！」賽兒把人中發了一下道：「你再這樣輕薄，我要翻臉了！」人中笑道：「你翻臉，到不要緊；爾梅翻了醋罐，到不是玩的。」

爾梅聽着二人鬥口，針鋒相對，煞是津津有味。聽到這裏，便笑着道：「你什麼說到我的身上來了？」愛白和望雲墮入五里霧中，正不耐煩，便問人中：「究竟那回事？」人中指手劃腳的把爾梅說的一一說了，還添上許多形容詞，聽得二人笑一會，感歎一會。賽兒裝做不知，低着頭只顧吃她的菜。爾梅恐怕冷待了她，尋着話去和她逗

笑。賽兒披披嘴道：「你少說兩句罷，聽到人家耳朵裏，又要當做話柄了！」爾梅便再不說什麼。

靜悄悄一會兒，人中又道：「你們幾時到比利時去，我們到要合夥兒替你們錢行呢。」賽兒嫣然道：「錢行是不敢當的，我們就預備明天動身。」人中道：「想不到這樣匆促，今天錢行已是來不及，只好回來時接風罷！」賽兒道：「多謝盛意，明天恕不登門辭行了。」人中道：「只是你們去了，令妹還不會遇到，這幾天的意思，又夠我受的了！」賽兒道：「我們也不至久留的。」頓了頓又道：「海崙到合得來你的脾氣，她也是能言善語的，二人合在一起，有鬧熱我們聽了！」

人中問了他們動身的時間和車站，便先告辭回去。到了寓裏，見

桌上放着一封信，和留給英兒的條子雜在一起。入中見那條子上已批了幾個字，認得是英兒筆跡，見寫的是：

「屢訪不晤，知有妙遇，案上書一通，字跡婉變，想出彼美手筆！明日午後三時，當再來，希勿他出。如彼美見責，予當代

任其咎也。」

入中看了，笑了笑，便去拆那封信。一瞧那信面幾個字，便知是琪兒寫的。那信裏說的，無非是別後的相思，並約着星期日在別利安舞場相遇。末了，還添註一行道：

「我曉得我沒有大面子請得到你，所以約了孟岱林同來，你不曉

在我的面上，請瞧在孟岱林面上罷！」

入中也笑了笑，便放過一邊，又看了一會書，也就睡了。

第二天早上，去送爾梅和賽兒動身，不免說了些珍重的話。人中看着他們倆蝶翅似的雙雙飛去，心中很是羨慕。從車站出來，又去看胡名達，却巧童益達也在那裏。人中間益達昨晚怎樣？益達道：「我已對名達說過了，昨晚還鬧個大大的笑話呢！」人中間是那回事？益達還不會說，名達已笑了起來道：「險些兒他上了仙人跳咧！」人中間道：「咖啡館裏的私娼，那裏敢做仙人跳的勾當？莫不是看你屈頭屈腦的，尋你開玩笑罷？」

益達道：「你不要聽名達的胡說，細細聽我道來：我昨天受了你的指教，一一依着你的吩咐做了。回到旅館，還只九點鐘，我們便息了燈睡了，匆匆忙忙的，忘記把窗門闌上。我住的原是二層樓，房間裏咳嗽得重些，街上走的行人都聽得見的。我一時糊塗，又不把房門

加上鎖。我們睡了會兒，那女子興起，便肉麻的叫喊起來。這叫喊不要緊，却驚動了下面站崗的一個警察，他帶道旅館裏出了謀財害命的巨案，便奔入旅館，查明房間號數，砰的推門進來。」人中和名達，聽到這裏，不禁哈哈大笑。

益達也禁不住笑了，帶笑帶說的道：「那警察也不問情形，把電燈撲的開了。我也顧不得害臊，抬頭去瞧來者何人，一看是警察，後面還跟着旅館老闆，不由的大大吃了一驚，還道是那婦人設的仙人跳圈套！連忙要掙脫那女子，那女子却擁着我不放。警察和老闆，見我們倆赤裸裸併做一團，不禁笑了笑，嘴裏還說了句「伯唐，」退了幾步，掩上房門去了。我當下雖已曉得沒了事，心裏還別別的跳個不住。那女子却行無所事，笑嘻嘻的教我重整旗鼓。你想想我那時一則以

驚，一則以羞，還鼓得起興致嗎？那女子便十分不快活，嘴裏噁哩咕嚕，不知說些什麼？我睡又睡不着，心裏還害怕着得了病，早上六點鐘就起來。那女子兀自睡着未醒。我心裏盤算着，昨晚不曾得了實惠，一百法郎到有些捨不得，想打個對折給她。仔細想來，却是我的不濟，不能怪那女子。其實也不是我的不濟，多怪那警察多事，把我驚得一夜不曾闔眼，害那女子也受了沒趣。我候了會兒，她也醒了，我遞給她一百法郎。她見錢眼開，笑着道了謝，還約我今天再在咖啡館裏找她，我也含糊答應了。」

人|中道：「你這幾句話，怎樣懂得的。」益|達道：「還不是用那英法字典作那談話的媒介嗎？可是今晚的約，我實疲不能應命，如何是好。」名|達笑道：「我來做個替身罷？就你所說，她到是個飛，

叫，跳。我最喜的是飛叫跳，不過你不要吃醋罷了？」益達道：「我和你還吃什麼醋嗎？況她也不是我的禁樹！」名達道：「如此甚好，我們今天六點鐘就在羅東相見罷。」人中笑道：「你若是要香水灑襪子或打領結，我都可替你設法，不過明晨的禱告，是省不來的。」名達笑了笑，不說什麼。

益達摸不着頭腦，要人中說明，人中偏不肯說。益達無可如何，要請人中和名達到老蕭飯店去吃中國料理。名達道：「我去叫房東主婦添兩隻菜，你們就在這裏用飯罷！」人中道：「很好！我是醉翁之意不在酒，不添菜也罷了！」名達笑道：「你想轉嬌鳳的念頭嗎？這是我的禁樹，你若是割了我的靴，我便請你吃手槍。」人中也笑道：「無論什麼山珍海錯，我都吃過了，衛生丸滋味，到不曾嘗過，承你

優待，不得不領個情！本來這種遲暮美人，誰高興理她！現在到說不得了。」名達笑道：「罷了，罷了！算我說錯了話，你不要故意與我爲難可好？你的手段，我是曉得的，女子們見了你，沒有一個不着迷的。就是你不放出手勢來，我已見了你害怕，萬一你不顧朋友面上，和我作對，我只好退避三舍，雙手奉讓了。」人中哈哈笑道：「我原來是這樣危險的人嗎？你既已軟化了，我不來尋你的開心就是。時候已不早了，你去關照房東多添兩個座位罷。」名達果然去說了。席間媽鳳和人中譚譚笑笑，甚是對勁，害得名達牙癢癢地，翻着白眼望人中。人中裝做不知，依然有說有笑，和媽鳳兜搭。

不一會，吃完了飯，人中記憶着英兒的約，逕行回去。待到三點鐘，英兒果然來了。人中先說了些前幾天失候的話，接着便問她張大

保着信沒有？英兒道：「信到有兩封，我還沒有瞧看呢！」說着，便在手提袋裏取出兩封信，遞給人中。人中約略讀了，開頭幾句，無非說些一路風平浪靜，和現在已到了什麼地方，那些無關緊要的話。往後便說到人生觀和處世立身的方面去，什麼煙酒爲戕身之具啊，勤儉爲立身之本啊，無非勉勵英兒要做個舊道德的女子。人中暗暗想道：「想不到大保這樣的人，倒是熟讀曾文正公家書的」，便把原意一一譯述了。英兒聽着，像是倦倦欲睡。人中述完了，英兒打個呵欠笑道：「這種十八世紀的話，虧着大保想得到，寫得下，聽得我的頭腦都漲了！」人中道：「大保也有大保的見地，他的話對你雖是陳腐些，要也是至理名言。」英兒披披嘴道：「這種美德，難道我還不曉得，可是潮流所趨，教我也顧不得許多，何況我也並不是不知節制的

女子！」人巾道：「着着，所以我說他的至理名言，對你是成廢話的！若是說對別個女子，說不定是對症發藥呢。」英兒道：「人之相知，貴相知心，大保既和我訂了婚，難道還不知道我的心嗎？他若明知我不是這種女子，有意說幾句冠冕堂皇的話來做做面子，那他也太費心機了！」人巾見英兒說到岔兒上去，便混過去道：「你的英文課本，有買到了沒有？」英兒道：「我也不曉得那幾種是淺近的？這個差使，說不得又要煩着老師了。」人巾道：「那也很好，我們明天正式上課罷！」英兒點點頭。

英兒忽然笑問着人巾道：「昨天那封信，是不是貴相知寫來的？險些兒給我偷看了！」人巾笑道：「那也不要緊，我的來往信札，都可給人看的。」英兒披披嘴道：「原來如此，下次我到要寫封情書給

你，看你給人看不看？」人巾笑道：「你如果寫情書給我，我或者不許別人看，大保却要給他看的。」英兒道：「給大保看要什麼緊，難不成我便不寫了他？你這樣說，我明天就寫封給你？」人巾道：「你寫信給我，當然歡迎的，但是我的法文程度，還勾不上寫普通的信，更不要說情書了！你可肯先教教我！」英兒道：「這個我不來，我教會了你，你便天天寫信給你的心上人，那不是害了你多化郵花嗎？」人巾道：「這層你到不消慮着，我就是寫會了，也沒有人可寫呢！」英兒搖搖頭，一笑道：「你寫會了，自然有可寫的人，你如果要學，我明天送你一本情書模範，你天天揣摩着，不上一星期，包你寫得十分流利。」

人巾笑着謝了，抽出兩支香煙，把一支遞給英兒。英兒笑着接了

道：「論理，我不應該吸的，大保不是說着煙酒是戕身之具嗎？」人
中道：「你鈍我做什麼呢？這句話又不是我說的。」英兒吸了一口，
把煙噴得高高的，張大了眼睛，往上望着，也不作答。坐了會兒，英
兒道：「明天晚上，你閒着嗎？」人中沉吟了一會道：「明天晚上，
我閒着，你來很好。」英兒道：「不要你已有了「郎隊伍」，勉強答應
了我，使你爲難。」人中道：「我和誰去約「郎隊伍」呢？」英兒道：
「誰是誰，我又那裏曉得，你既說沒有約，我准明晚八點鐘來赴我們
的「郎隊伍」便了。」說着，橫眸一笑，立起身來，披上大衣去了。人
中懶得出去，便教侍女預備些冷食吃了，看回書，就脫衣而睡。

第二天，人中還沒有起來，聞得會客室裏的電話，鈴鈴的狂響
着。人中披衣去聽，却是名達的聲響。只聽名達涎着氣說道：「人中

你可介紹我個醫生嗎？」人巾道：「什麼，你病了嗎？患的是什麼病？」名達道：「我不是病着，不過是未雨綢繆罷了！」人巾問是那回事？名達道：「昨天承益達的美意，把愛蓮介紹給我，愛蓮煞是可愛，我便有了意，我預備了半打「雨衣」，不曉得那雨衣是陳貨，還是我用得不得法，披上去到好好的，一些沒有漏洞，不料事畢一瞧，那雨衣已穿了頂。這種私娼，多是不干淨的，我害怕得了不的，今天想去請個醫生驗驗！」人巾道：「不打緊的，隔了一宿，醫生那裏便驗得出，你還是忍着幾天再說罷！」名達道：「過了幾天，萬一真個病了，那又怎麼處呢？」人巾道：「你放心罷，就是得了病，也只吃著幾天，斷沒有性命危險的！就是現在要施治，醫生驗又驗不出，教他如何施治呢？」名達道：「照你說來，現在還是不去驗爲妙，是不是

？可是這幾天中的心思，要傷促着不安甯咧！」人中道：「這便是快樂的代價了！」

二人也不再說什麼，搖斷了電話。人中看已是七點鐘，也不再尋好夢，梳洗一番，便坐下寫封家書，看了晨報。想着明天巴黎大學第一天上課，不知林玉嘯去不去？便打個電話給玉嘯。玉嘯說明天到人中寓裏取齊同去。人中打過了電話，記着名達，便去望他。欲知後事如何，且待下回寫來。

第十五回

幽谷花香美人意得

溫泉水滑蕩子魂銷

人中來至名達寓所，益達已先在了。人中嚷道：「畢竟同靴兄弟，大清早就聚在一起！」益達道：「我來了還不多時呢！」名達道：「我已去驗過醫生，說沒有病，愛蓮雖是朝秦暮楚，到是乾淨的！」人中笑道：「這個醫生，是誰介紹的？」名達道：「沒有人介紹，我在街上廁所裏貼的廣告上抄下來的。」人中道：「這種醫生，多是滑頭的，千萬不要去請教他！」名達道：「我又不曾害着真病，請他驗

驗是不打緊的！」頓了頓道：「愛蓮這樣的人，在娼妓中可算是鳳毛麟角的了！她走這條路，實是逼不得已，昨晚枕席風光之餘，我還苦苦的勸了她一番。她說經濟的驅迫，實是令人走頭無路；她又不曾學得一藝半技，處此物質文明的巴黎，雖然不自甘下賤而不得了。我想她的話，也是實情，便勸她去學打字道：「你現在年青色盛，固可以身換錢，將來人老珠黃，便一個錢也不值了。」她很知感激，可是學習的費用，教她那裏措辦？我當下便答應了助他二百法郎，我想這也是一種善舉，要請二位也資助些。」

人中笑道：「益達有同靴之誼，理當資助，我却沒有這許多的冤枉錢！況且我助了錢，又算什麼呢？」名達道：「最好你也加入團體，我們便可組織一個三角聯盟，勢力平等，利權均佔，在她可得了

永久的收入，在我們也不致耽着虛驚。」人中笑問這話怎講？名達說道：「我們每人每星期應有二次的權利，分爲一四，二五，三六，星期日給她休息一天，平日天天有我們伴着，別人便不得乘虛而入，教她那裏傳染得病！況且她是個很知足的女子，有了我們的陪伴，的供給，決不再生妄想，這是我可保險的。」

人中聽他說出這種異想天開的話來，忍住了笑道：「若是逢着婦人尷尬時候怎樣？」名達道：「那只得各碰各人的額角了。」人中道：「我加入聯盟，你不怕我再和別人生關係的嗎？你又不怕我把病傳染給她，而傳染給你嗎？」名達見人中說得活動了，不勝之喜，便道：「聯盟如果成立了，我們自然要立幾條約法，這種瑣事 現在且緩討論，你究竟怎樣？若是贊成的，今晚便輪着你！」人中至此，忍不住

哈哈大笑，笑得涕淚也流了出來。名達和益達摸不着頭腦，便問人中笑些什麼？笑得這樣有趣？人中笑了笑，忽作莊容道：「我笑別的，不關你們的事，名達的主張，可謂無微不至，究竟法律家想得件件周到！可是公司性質，我不忍幹，還是你們倆合股罷。」

益達道：「人中若是不願意，我們的負擔太重了。」名達急道：

「人中不願加入，我們也勉強不來，你是發起人，要始終如一纔好！

幾個錢的事，還講什麼負擔不負擔？就是我們兩人罷，將來得了志同道合的人，再謀擴充招股未遲。」益達道：話雖不錯，可是我沒有這個能力，你若是願意我合股的，我祇可承認三分之一。」名達道：

「也罷！今天就一言爲定，下午遇到愛蓮，我們拍個照兒，作爲成立紀念，你想可好？」益達最喜拍照，便拍手贊成。人中道：「既拍了

照，也要辦席酒鬧熱鬧，說不定我還送個「開張駿發」的鏡框哩！」名達看了人中一眼道：「我們無論怎樣辦，也輪不到你來建議！」益達道：「送禮更不勞費心！」人中見他們倆冷冷的說着，曉得他們爲了自己不肯加入，心裏存着芥蒂，便笑了笑，起身告辭。名達也不挽留。

人中走出門外，行走幾步，迎面來了傅昌浩。昌浩見了人中，忙問從那裏來？人中說了。昌浩拉着人中道：「我們去吃杯咖啡譚譚。」人中見時候還早，自己也沒事，便答應了。二人走入咖啡館，見趙秋生和周文藻坐在一隅。人中和他們曾在應子同席上見過一面，便點點頭。不道秋生和文藻已起身讓坐，人中不得不走過去，又替傅昌浩介紹了。三人互道仰慕的話，昌浩問起益達和名達。人中道：「剛纔見

着呢。」說了，不禁好笑。昌浩問什麼好笑？人中先把益達在旅館裏鬧的笑話述了一遍，三人聽了都大笑起來。

昌浩道：「幸喜在法國還不打緊，若在德國，那女的便要大觸霉頭！」人中道：「在德國怎的？」昌浩道：「德國不准私娼，公娼要有了照會，纔許營業。可是公娼每星期要受檢驗一次，若驗得有病，不但不准營業，而且要閉在醫院裏，待到療養好了，方准出來。于此可見德國注重公共衛生的一般。年來百物昂貴，生計困難，公娼漸漸多了，每逢星期五那天，警察局門外，長蛇陣似的站了不少的少女，鴛鴦燕燕，煞是好看。有一天，一個七十餘歲的老婆子，打從警察局門前經過，見站着許多少女，不知爲着何事，便問着她們。一個慣使促狹的答道：「今天警察局分送白糖咧，你悄悄的站在後面，過了會

兒，便輪到你了。」那老婆子聽得有白糖可領，喜孜孜的站在後面，還謝了那少女的關照；其餘的女子，見那老婆子受了欺騙，都笑得花枝招展。一個個驗完，輪到那老婆子身上，警察見了詫異道：「你已沒了牙齒，難道還幹這種營生？」那老婆子氣憤憤的道：「什麼？沒了牙齒，就不能吃糖不成」？那警察聽她答非所問，纔恍然大悟她受了人家的促狹，便笑着解釋一番，那老婆子方才紅着臉而去。」三人聽到這裏，又是一陣大笑，連昌浩自己也禁不住哈哈。

過了會兒，昌浩燃着一枝香煙，又敬了同席諸人，纔接着說道：「德國警察對於私娼，取締極嚴，最可憐的，是那般好人家的婦女，有許多大家的命婦，貴族的小姐，偶有蕩檢檢閑的事，給警察查到了，便認他有娼妓的行爲，便硬給他一張公娼的照會。那般婦女不

勝侮辱，也有自盡的，也有避去異國的，這種辦法？真是喪盡天良
 咧！」人巾道：「一做公娼，難道便不許歷劫不復不成？」昌浩道：
 「辦法是有一個，可是也很難做到！若要取消公娼的照會，警察准
 了，便有察看三年的批語。什麼叫做察看呢？就是那婦女于三年中，
 不得再有蕩檢的行爲。要不然，便終身做了公娼。」人巾道：「公娼
 也許和人結婚嗎？」昌浩道：「公娼雖也准結婚，可是誰肯娶個娼門
 中人呢？比不得我們有納妾的制度，那般妓女在結婚市場上，尙有銷
 路；在歐洲的一夫一妻社會，可就爲難了！」人巾道：「德國對於不
 節的婦女，這樣的苛刻，對於同犯的男子，又怎樣呢？」昌浩道：
 「同犯的男子，警察毫不與之爲難的。」人巾道：「這未免不平等
 了，女子賣身，男子買身，賣買是對待的，豈可分別着？譬如行賄和

得賄，都有相當的罪，斷沒有得賄者有罪，行賄者就不必過問的。」

昌浩道：「原是如此，可見男女平等，在歐洲也是句空話。」

趙秋生聽他們倆談到社會問題，很不耐煩。到是周文藻聽得津津有味。人中又談起胡名達三角聯盟的建議，把文藻和昌浩笑得前仰後合。秋生却道：「這到是個好辦法，你不願意，介紹我去合股罷！我這幾天正苦找不到相當的對手，就是要我多認幾股，我也願意的。」

人中笑道：「你有意思，今晚你到羅東咖啡館去，和他們講條件罷！」

秋生道：「我不認識他們，你肯和我同去嗎？」

人道：「今晚我有一個約，恕不能奉陪。」

昌浩攙着道：「我認識他們的，我閒着沒事，和你同去罷！」

秋生喜孜孜的謝了昌浩，人中也便告辭。

下午，人中來至別利安舞場，四下裏找了一下，只見琪兒和孟

袋林。想是還不會來，便揀個座頭，獨自坐下，眼望着場中跳舞的

們出神。忽見琪兒和一個法國人，緊貼酥胸的舞着，心裏已不自在。

琪兒也已看見了人中，和人中點點頭，微微一笑。一會舞畢，琪兒急

忙過來，握着人中的手道：「你爲什麼這時候纔來？累得我候你好

久。」人中懶懶的道：「孟岱林呢？」琪兒笑道：「這次你可上我的

當了！我和你出來，要孟岱林做什麼？」人中不悅道：「你那又何必

寫着孟岱林同來的話？」琪兒道：「難道你今天來到此地，果然爲的

是孟岱林嗎？」人中冷笑道：「不是爲孟岱林，難道爲的是你？孟岱

林既不會來，你也已找到了舞伴，我就此回去了。」琪兒道：「原來

你又鬧醋勁了，我們法國的規矩，做女子的，不得和人家跳舞。這

個男子，我又不認識，你放心着罷！」人中冷笑了一聲道：「我還和

人家爲你吃醋咧，你說得太好聽了。」說着，便拔步就走，連招呼也不會打一個。琪兒這一氣非同小可，然也沒有法想，只得眼巴巴望着人中去了。

人中回到寓裏，覺得十分不自在，胡亂吃了一頓飯，便躺在沙發上，吸着雪茄煙看書。看了會兒，便模模糊糊的睡着了。忽覺身上壓着件東西，鼻子裏頓時觸着一股異香。人中睜眼瞧時，見英兒似笑非笑，斜睨着眼，坐在沙發上，把半個身軀，倚在自己身上。人中不由得笑了笑，便欲坐起來道：「原來是你！磕睡着，簡慢了！」英兒連忙攔住道：「你再輪會兒，養養神，剛纔醒轉，一行動，便要神經錯亂的。」一眼瞧見人中手裏還捏着餘剩的雪茄，便起身燃了火道：你且吸口煙。又取了杯水，給人中喝，這纔讓人中起來。人中見英兒穿

着一件新衣，便細細的打量着。英兒笑道：「你看我這件新衣怎樣？還是我自己縫的呢。」人巾道：「美麗得很，黑的顏色，配着紅的領圈，小袋裏又映着紅的絲巾，越顯得唇紅齒白了。」英兒道：「我的嘴唇從來不塗臙脂的。」人巾道：「我不信，沒有臙脂，那裏來的這樣鮮紅欲滴？」英兒道：「不信，你瞧！」說着，真個把嘴湊上去給人中瞧。

人中那時受着色香得勾引，險些兒俯下頭去，和那櫻唇親吻。究竟有些自制能力，連忙收束心神，可已驚得目瞪口呆了。英兒已瞧料了，便笑了笑道：「究竟我塗着臙脂沒有？」人中定了定神道：「塗着也罷，不塗着也罷，我們還是來談我們的正經。」英兒道：「什麼是正經呢？我今天沒有心緒念英文，請老師准一天的假罷。」人中

道：「不念英文，我們靜坐怎的？我們去看戲可好！」英兒道：「看戲太遲了。」人中道：「去跳舞怎樣？」英兒道：「我沒有穿着晚禮服，怎樣可去？」人中道：「穿晚禮服怪討厭的，我們就是這樣，到個中等的舞場去玩一會罷！」

說着，人便檢了張當日的晚報，在廣告欄裏找尋。英兒也湊過頭去瞧着。忽然人中道：「快活林舞場，今晚還有美人競賽會，我是要去看看巴黎的美人兒，我們就到那裏去罷！」英兒笑道：「這種地方的美人兒，是沒有價值的，還不是選舉大總統似的，運動一般豬仔議員，來代表民意嗎！所以美人還沒有選出，美人是那個，在場的人，多已知道了。」人中道：「原來你們的大總統，也是這樣選出來的？」

英兒道：「我們的大總統，雖不是個個用金錢來買選舉票而得，可是運動這件事，是少不來的。美國更是變本加厲，聞說選舉時候，各黨派擁戴各黨派的領袖，還四出演說，這樣公開的運動，還道是民主國的真精神呢！」人中笑道：「照你說來，民主國的選舉大總統，簡直和捧名角差不多了。」英兒道：「原是一樣的，我們法國捧名角的風氣，盛得很呢！從前的色拉斐納，現在的密斯丁甘，可算名角的翹楚了。」人中道：「他們的歷史，你也詳細嗎？將來到要請教請教呢？」英兒道：「現在我們也應當去了，遲了恐怕找不到座頭。」人中便替英兒披上了大衣，自己也穿着定當，挽着英兒的臂走至街上，雇了一輛馬車，來至快活林舞場。

人中買了兩張入門券，男的是每張五個法郎，女的却減半收價。

因爲舞場裏的營業，多靠着女的來號召，所以女子得了特別優待。中和英兒走入裏面，見人山人海，竟找不到一個空座，侍者也想法不出。後面來的還是絡繹不絕，人中四面望了望，見應子固和白朗夫人也讓了一座。人大大喜，便擁着英兒過去。子固連忙起身讓坐，白朗夫人也和人中含笑點頭。人中先替英兒介紹了，見沒有椅子，便叫侍者端來。

二人坐定，人笑道：「今天沒有你們，我們只好敗興回去了！」子固道：「今天真是擁擠極了！其實巴黎有着新鮮的玩意兒，都能哄動一時，幸喜我和此地的經理認識，勉強排出一個座頭，否則還不是同你們一樣的麼！」人中見那白郎夫人，穿戴着珠光寶氣，子固也是一身晚禮服，不覺自慚形穢。幸喜鄰桌的男女，不穿禮服的居

多，心裏也就寬舒了些。

那白朗夫人眼瞧着舞場，偶然回過臉來，現着鄙夷不屑的神氣。又瞧瞧英兒，也在冷眼旁觀。子固請英兒去舞，英兒含笑答應。白朗夫人橫了子固一眼，冷笑了一聲。人中瞧在眼裏，很不高興，坐在同桌兒，也只得請白郎夫人同舞。白郎夫人且不回答，冷笑着道：「你看子固到不拘形跡，自己穿了禮服，和一個穿着普通衣服的女郎同舞着，成什麼體統？教我就做不到。」人中受了奚落，原想搶白幾句，回想一個男子，和一個女子鬥嘴，那男的就是有理，也無理了，只着按住怒氣，一言不發。

不一會，子固和英兒舞畢歸座，白朗夫人附着子固的耳，悄悄的說着。人中估量着白朗夫人說的是自己和英兒，便也告訴了英兒。英

兒道：「我早已瞧出了，停會兒到要想個法兒，殺殺她的氣燄纔好。」

人中方欲說幾句耐性的話，一陣急鼓聲中，舞場中已走出一個穿着禮服很臃腫的中年法國人，滿面笑容，向座客深深的鞠了一個躬，提起破竹般的喉嚨道：「今天這個美人競賽會，是巴黎的創舉，在座的人，都可加人，第一名有三百法郎的獎，第二名二百法郎，第三名一百法郎，這些微數目，原算不得獎，不過得獎的人總算在快活林裏得個紀念罷咧。」說畢，又深深的鞠了一個躬，場上便起了一聲片掌聲。

鼓掌聲中，便有一羣女子，紛紛的走入舞場；也有穿着舞衣的，也有穿着隨常衣服的。那個臃腫的法國人，向各人分給了一個號碼，教她們釘在背上，以便鑒別，看去好像運動家背心上號碼似的。一

面由侍者在每桌上，分給選舉票。英兒興起，也要加入，便問人意見。人中笑道：「美人競賽會，雖說選的是面貌，不過衣衫也很重要！況且現在的世界，原是只重衣衫不重人的。」英兒披披嘴道：「你想我不會穿着鮮衣華服，便不能加入嗎！正惟這樣，我要去試試。」人中道：「得個第一，原是榮耀，得個第二第三，怪沒意思的，何苦來呢？」英兒道：「我若穿了上好的禮服，戴了許多的珠寶。就得了個獎，便算不得希罕！若是亂頭粗服，得不到固不以爲辱，到得了便是無上榮耀，還論他第二第三呢？」

英兒說的是法文，白朗夫人不懂，子固譯述了，白朗夫人撇着嘴，不說什麼。英兒看的眼裏，更氣得不可開交，便不再問人中答應不答應，便霍的立起，奔向舞場，和一般鶯鶯燕燕雜在一起去了。白

朗夫人見了，不禁哈哈大笑。

中正沒好氣，便冷笑着道：「夫人這樣的美人模樣兒，何不也去競賽競賽？得了個第一，在夫人固是意中，在我們坐在同桌的，到覺得無限的光輝！英兒不知自量，原是沒望的，還是夫人來掙的面子罷！」白呢夫人不說什麼，望着子固一笑。子固知白朗夫人有了意，便慫恿着道：「你去玩會兒也不要緊！」白朗夫人取出粉盒兒，在面上撲了又撲，櫻唇上也塗了不少的胭脂。人中假意喝聲采，白朗夫人又是微微一笑，姍姍的跑入舞場裏去了。

那時舞場裏的競賽女子，已有一百餘人，白朗夫人做了殿軍，得的號碼是一百十六。人中瞧那英兒背上，是六十九。座客們的視線，多注到白朗夫人身上。人中暗暗一歎，想道：「人要衣裝，這句古話

到不錯呢！」正想着，又是一陣鼓響，人中抬頭瞧時，見那般女子，排着隊，魚貫的向場中環行。英兒只望着人中癡笑，白朗夫人却裝出嫵嫵媚媚的樣子，向着座客們送眼風。行了三匝，那靡腫的法國人，發着令，教她們停着，這纔請座客投票選舉。人中見桌上放着的四張選舉票，兩張已給子固題好了一百十六，人中便也題了一百十六。子起見了詫異道：「貴相知的號碼，不是六十九嗎，你怎的題着一百十六呢？」人中笑道：「我選的是美人兒，不是來捧自己的人，白朗夫人的確較英兒好。而且闈場裏的人，沒有一個比得上白朗夫人的，我行心之所安，不得不寫一百十六。」這幾句話，說得子固心花怒放，笑了笑，便望着白朗夫人做鬼臉，白朗夫人也望着子固輾然。

不一會，侍者收了選舉票去，場裏的女子，也各自歸座，音樂隊

又奏起樂來，人中便和英兒舞着。舞完，那臃腫的法國人，又于一陣鼓響中，蹣跚着走入場中，報告選舉的結果道：「第一名六十九號，得一百九十四票。」英兒聽得六十九幾個字，霍的跳起來，嘻嘻哈哈的擁着人中狂吻。人中也喜之不勝。接着場裏喊着：「請第一美人出來，請第一美人出來！」那臃腫的法國人搖搖手，聲音纔靜了些。便又報告了第二第三的號碼，却沒有一百十六在內。白朗夫人很是失望，子固也爲之扼腕。

報告完畢，場裏又是一陣狂喊，請美人領獎。人中推推英兒。英兒笑道：「教我一個人下去，萬目睽睽，很難爲情的，我不要這個獎罷！」人中笑道：「誰教你得了第一的？你不肯下去，也由不得你了！」果然場裏又呼喊起來，這一次比前兩次響了幾倍。英兒只得紅

着臉去領獎，座客又是一陣鼓掌。英兒領了獎，便匆匆的逃回席上，座客們的眼光，都不期然而然的集中于英兒的桌上，害得人中也害起臊來。

過了會兒，方才靜了，場中又奏着音樂跳舞起來。白朋夫人沒精打采，催着子固付了帳回去。子固便喊了聲「拉笛仙翁。」當有侍者彎着身，送上一張賬單。子固方欲伸手去取錢時，英兒已把賬單搶了過來，笑道：「今天這個東道，是我的。」看了看見是二百五十法郎，便把三百法郎的獎金，都交了侍者道：「餘剩的你收着罷了。」那侍者笑逐顏開的道着謝。人中忙吩咐了預備一輛汽車，子固也叫添了一輛，這纔四人分做兩對的出去。

走到門前，忽然碰的一響，眼前也登時一亮，英兒吃了一驚，忙

掩在人中懷裏。只見一個中年的法國人，攜着照相機，笑嘻嘻的向着英兒道着歉道：「我們是巴黎畫報的，冒昧的替姑娘照了一張相，姑娘受驚了，很對不起咧！」英兒這纔定了神。那照相的接着道：「姑娘的芳名，可肯見示？我們好在報上做說明呢！」英兒急急的拉了人就走，一面說道：「你沒有得我允許，偷照了我的相，我不和你依依，已是你的運氣，誰還告訴你的姓名咧！」說完，便和人中跳上汽車，頭也不回的去。

英兒在車裏，嬌慵無力似的，把身軀傾依在人中懷裏，鼻息咻咻，不時的把兩眼釘住人中。人中到此，便情不自禁的去吻英兒。英兒嫣然一笑，二人便擁做一團，擁得二人都面紅耳赤，腦筋多暴漲起來。人中鬆了手，望着英兒，英兒祇是憨笑。人中喘着氣道：「時候

還早着，我們同回到寓裏去可好？」英兒道：「我是無可無不可的，可是這樣的深夜，你叫我去做什麼呢？」說着，又倒在人中懷裏，再拾不起頭來。人中猛想起大保的託付，便自己心口責備着，不應該存着妄念。遂即轉口道，確已夜深了，我們也沒有什麼可談，明晚再見罷。」英兒聽人中又換了口風，抬起頭來，蘊着無限怨望似的，望着人中一下。人中見了，長長的歎口氣。二人對視一會，車便戛然而止，原來已到了英兒的寓裏。人中只得跳出，又讓英兒下來。趁着汽車夫不曾瞧着的當兒，又和英兒接了吻，說了聲明朝會，便上車回去。二人若即若離的情形，暫擱不提。

且說那晚六點鐘，傅昌浩果然陪同趙秋生來至羅東咖啡館，找尋胡名達和童益達。童胡二人，早已在座，只不見他們的目的物。昌浩

笑道：「愛蓮姑娘呢！」名達和益達一齊驚說道：「你怎樣曉得的？」昌浩道：「我今天在「巴黎聲」的廣告，見着招股的章程知道的！」益達想了會兒道：「又是人中饒的舌，是不是？」昌浩笑了笑，便指着秋生道：「這位趙大資本家，頗有意思合股，所以我來替你們介紹一下。」秋生便和二達打了招呼。

正在這個當兒，愛蓮姍姍的來了，昌浩見了她，哎唷的一聲道：「我道是那個愛蓮？原來是你！你的大本營幾時搬到此地的。」愛蓮微笑道：「你不是密歇傅嗎？我們許久不見了。」頓了頓，又道：「及浦水那邊，我好久不去了，爲的是鬧了打架的事。」昌浩驚道：「你和誰打架呢？」愛蓮道：「不是我和人打架，人家爲了我打架，把及浦水的老闆也牽累了！」昌浩忙問是那回事？愛蓮道：「有個非洲的

黑人，是及浦水的老主顧。非洲原是法國的屬地，他便是法國籍了，他和我很合得來，我見他黑在皮膚，不黑在心，便待他也和別人好了些。有一天，幾個美國人也到及浦水來逛，見了我，便叫我坐過去。我敷衍了一會，那黑人來了，我和他原是約定的，因是老朋友，便辭了美國人，來至黑人的座頭。不道那美國人最討厭的是黑人，還道那黑人，也是他們北美的黑奴，便叫老闆驅那黑人出去。老闆是拜金主義的，見那美國人一瓶一瓶香檳酒開着，認是個大主顧，不肯待慢，便依順了。那黑人也是強項的，二人便爭論起來，末了，像要動武的樣子。那黑人興起，一拳便把老闆打倒地上。那幾個美國人也蜂擁上前，欲得那黑人而甘心。我見不是勢頭，便勸那黑人溜走了，免吃眼前虧。那黑人原是魁梧強壯，一衝撞便從人叢中逃到街上。我見着不

平，便離了及浦水。當晚那黑人便去告訴警察，說那美國人種種的無理。警察官平日也恨美國人持錢而驕，然他們沒有犯着大不了的事，只得罷休，可是苦了那老闆了！我還記得那警察官的判語是，「法國素重人道，不以種族而分畛域，該經理取媚富人，嫉視法國公民，實屬膽大妄爲，着卽停止營業」云云。及浦水封了幾天，經了許多的幹旋，重復開始營業。我曉得那老闆恨得我什麼似的，便絕足不去了。」

昌浩笑道：「那個黑人，現在又怎樣呢？」愛蓮橫眼一笑道：「你問他怎的？我已久不見他了。」

名達聽愛蓮款款的說着，也爲黑人抱着不平，想到中國學生在美國西部，也受同樣的待遇，如戲院子不賣票給中國人，理髮館不給中國人修髮，在在與人以難堪，不禁興了無限感喟。」

益達見昌浩和愛蓮說了許多的話，聽不出是說些什麼，疑是嗚嗚的情話，含了醋意，望着昌浩道：「你認識愛蓮的嗎？」昌浩笑道：「我們是老朋友了。」說着，又對秋生道：「我看你還是不附股罷！他是曾臨大敵的。」秋生道：「我原也沒有必得的念頭。」昌浩道：「你要這類的女子，我來介紹你一個所在可好？」秋生大喜道：「在那裏的？我們就去罷！」昌浩笑道：「那個所在是浴室，沒有飯吃的，難道你能枵腹從公不成？」秋生道：「浴室有什麼可玩？難不成巴黎的浴室，有女堂倌女擦背的嗎？」昌浩道：「過會兒你自知道，現在急要知道怎的？」秋生便不言語，叫侍者來點了菜，吃完，會了鈔。

二人雇了街車，飄至婆西塞街，昌浩領了秋生，走入一個低矮的

門。秋生見外面的門燈上，寫着幾個紅字，却苦自己法文程度不濟，不知寫些什麼？跟着昌浩走入裏面，便有一個中年婦人出來問候。昌浩說了幾句，那婦人便引二人登樓，秋生要和昌浩同在一個房間。昌浩笑道：「一個房間那裏容得下兩對，你不嫌礙手礙腳，我却覺得難爲情咧！」

那時那婦人已引了六個女子，一色的披着粉紅色的浴衣，站在面前，望着兩人孜孜的笑，昌浩先選了個，又叫秋生也揀一個。秋生問道：「她們都是擦背的嗎？」昌浩笑道：「擦背固是不消說得，其餘的事，也由你的便，你做到那裏就是那裏，不必問的。」秋生便揀了個，看去好似二十歲的。其餘不曾獲選的，便漱漱嘴的去了。有幾個還把身軀轉了過去，掀了衣，把屁股往上一聳，去和秋生打照面，算

是觸秋生霉頭的意思。幸喜秋生不懂。昌浩看在眼裏，不由暗暗好笑。那選中的女子，便把二人擁到房間裏去。

秋生見那房間裏的陳設，和上海浴堂的洋盆房間差不多，不過比較的華麗些，那隻沙發却特別加大。那女子笑嘻嘻的說了幾句，秋生瞪目不知所答。那女子也知趣，便不再問，把秋生按到在沙發上，把他的衣服脫去。秋生要自己動手，那女子搖搖手，教他躺着。秋生樂得受用，任那女子擺佈。

一會兒，脫得秋生赤裸裸地。秋生到有些不好意思，想找條毛巾遮掩着，那女子却行無所事的，也把浴衣脫了，看了秋生一眼，走入裏面放水去了。秋生見了曲線美，不由的一陣熱，覺得十分不自在。

不一會，那女子招招手，秋生便跑了進去，覺得滿室芬芳。原來

那洗澡水裏，已搽了不少的香水。秋生跳入盆裏，那女子便細細的替他按摩，服侍的秋生遍體舒服。那女子斜也着眼，只是孜孜的笑。秋生情不自禁，便一把拉住那女子，混入水裏去了。

這一個澡，足足洗了二個鐘頭，方纔完畢。問起昌浩，還在靜躺着。秋生就推門望去，見昌浩閉着眼躺着，他的女侍，坐在一旁，替他按摩。秋生不便驚擾他，便也躺在沙發上養神，那女子也來替他按摩。秋生神疲力盡，不知不覺沉沉睡去，一覺醒來，只見昌浩衣冠齊整的在面前。秋生說聲慚愧，便一骨碌起來。昌浩替他按了電鈴，那女子又來替他着衣穿襪。秋生伸手去摸錢袋時，不禁說了聲哎呀，驚得那女子倒退了幾步。欲知秋生何故大驚小怪：且待下回交代。

第十六回

綽約柔情紅粧伴讀

莊嚴師道傀儡登場

且說秋生在浴室裏着衣的當兒，忽然一聲哎唷，驚得伺候的女子，倒退了幾步。昌浩忙問怎的？秋生道：「我的錢袋不見了！」昌浩道：「錢袋放在那裏？怎麼便不見了？」秋生道：「我明明放在背心的袋裏，方才開發車錢的時候，不是你也見着的嗎？」說着，還怕錯放在別的袋裏，東西找尋了一會，可是遍覓不得。秋生着急來道：「丟了丟了，別的不打緊，現在洗澡的錢也發付不出，如何是

好？」昌浩道：「錢袋裏總共幾個錢，你有數嗎？」秋生道：「錢到不多，約莫三五百法郎罷了！」昌浩忽的一笑，把手在衣袋裏摸出一只錢袋，揚着道：「你這個冒失鬼，錢袋帶在身上，如何便沉沉睡着了？丟了去同那個說話？」

秋生見了，喜得跳起來道：「原來你鬧着玩，嚇得我心裏躍躍地，裏面法郎雖只三五百個，一百十個英國金鎊，到值得多了！」昌浩聽了，頓時現出懊惱的面色，暗想看不出壽頭壽腦的人，也有這般心計，早知如此，我和他玩到底，他也沒奈何我。秋生心裏毫不覺得，喜孜孜的問昌浩願付幾個錢？昌浩顯得意色，裝着笑容道：「八十法郎的浴室和按摩原是規定的，那……」

……完服侍週到，另賞的錢，隨你的便！」秋生道：「賞她五十法郎可好？」說着，便檢出一疊鈔

票，數了二百六十法郎，遞給昌浩道：「你的也在內了。」昌浩道：「我的我已會過，你交我八十法郎便了，五十法郎，你自己遞給那女子，說不定還有好處給你呢！」秋生一笑依了。那女子接着，果然笑逐顏開的，來和秋生接吻。

二人會過了賬，便一同下樓。那時已是十二點鐘，秋生覺得餓了，便邀昌浩同去吃些點心。昌浩也不推辭，就同至平安咖啡館裏，雖是夜深，座客還甚擁擠。二人好容易找到了一個座頭，胡亂點了些「三明治」等冷食，舉目四瞧，見傍桌坐着一個中國人，頭髮梳得光溜可鑒，額前還留着前劉海，兩鬢垂得長長的，像剪髮女兒的裝束一般，面上的粉，唇上的胭脂，搽得紅白分勻，兩只水汪汪的眼睛，溜來溜去，和座上的男客調傳情，有幾個法國人，雖死釘着眼瞧他，却

不敢過來請教。

那男子見昌浩和秋生也瞧着自己，便嫣然一笑，眉眼也動了動。

昌浩推了秋生一下道：「你瞧見麼？他和你打招呼呢！」秋生道：「那個姓蔣的嗎？不敢請教！」昌浩道：「他便是蔣紀春嗎？我聞名已久，今日真是三生之幸！不可放過這個機會纔好！你若是和他有一面之交的，何妨就去請他過來！」秋生道：「我雖是見過一面，也和今天鄰桌相望一樣，你若有意去叫他，他還不過來嗎！」

昌浩便不再說什麼，取出一支香煙，像要找尋自來火的樣子。見紀春桌上放着香煙盆和自來火，便立起身來，走到紀春面前，說聲對不起，拿起自來火燃了。一面吸着，一面連蹙了紀春兩眼。紀春在腕上取下粉紅小絲巾兒，抿嘴一笑。昌浩見有些意思，便一屁股坐下去

道：「這位貴姓？我們中國人像你這樣的，生平實在沒有見過！」紀春聽昌浩說的是上海白，便打着蘇白道：「侬是勿好格，徐包荒點哩。」說着，咳了一聲，又道：「侬姓蔣，徐貴姓？」昌浩道：「我姓傅，是傅粉何郎的傅。」又故意問道：「你的姜是否美女的姜？」紀春又是一笑道：「侬勿是美女，侬是蔣門神。」昌浩也笑道：「蔣門神那裏有這樣的美！你若真是蔣門神，我要把蔣門神掛到臥室裏去了。」紀春打了昌浩一下道：「侬勿是好人，侬勿來格。」說着，不禁吱吱格格的笑起來。

秋生見二人已說得入港，暗暗佩服昌浩的手段。又見二人說一回，笑一回，自己覺得沒趣，一會兒又覺得疲倦不支，便悄悄的會了賬，溜了出去。昌浩正談得起勁，不曾覺得。

待至座上客都已散盡，昌浩方始和紀春攜手出來。紀春要昌浩陪他回去，昌浩把不得這一聲，便雇一輛汽車，車廂裏軟玉溫香抱滿懷，昌浩的得意可想而知了。

不一會，來至紀春寓中，昌浩究竟乏了，不敢留戀，便要告辭回去。紀春噴着道：「你嫌俺搭地方醜，坐也勿肯坐一坐，阿對？」昌浩笑道：「說那裏的話！你既要我坐會兒，我就隨你上去罷。」紀春並不作答，登登的上樓。昌浩跟着來至第三層，紀春開了門，讓昌浩先走進去。又邀昌浩跟入臥室，電燈一亮，滿室變了紅色。昌浩打量那臥室的陳設時，見十分華麗，一陣馥郁的香氣，把人的神思也醉到了。昌浩原是放蕩慣的，到此便百無禁忌，去和紀春親近。

按下他們倆鬼鬼祟祟的事不表，再說韓人中第二天早晨起來，打

開巴黎大學的課程表一看，見十點至十一點是屬於法科的經濟學史，教授是田桑博士。人中原是研究社會學的，經濟是社會科學之一，所以也有興味。再看看社會學，只有文科學院的桓茂教授的文明進化史，時間恰好在十一點至十二點。這兩課，人中雖曾在美國研究過，要知道法國教授的議論，便決計再去聽一下。好在他沒有得博士學位的希望，抱着隨隨便便的宗旨，閒下來還是買了些名著自己研究。

當下盥洗了，吃了早點，林玉嘯也已來了。人中笑着，立起讓坐，一眼瞧見玉嘯後面，還跟着似花如玉的柯玲夫人。人中呆了一呆，不免道了晨安。柯玲夫人却笑嘻嘻的坐下，細細打量會客室的佈置。人中敬了香煙，柯玲夫人謝了不要，玉嘯吸了。

人中問道：「你今天去大學去聽講嗎？」玉嘯道：「不去聽講，

大清早就來這裏怎的！」人中指了指柯玲夫人道：「她呢？」玉嘯尙未回答，柯玲夫人已瞧料了人中的意思，便嫣然一笑道：「密歇韓也想我今天來得突兀嗎？小孩子們第一天去上課，我很不放心，說不得我陪着同來！好在我也閒着沒事，聽聽教授們的演講，譬如聽山海經，說不定我還可替你們指點指點聽不懂的地方。」人中道：「馬特姆也肯同去，那更好了。」說着對玉嘯一笑道：「柯玲夫人待你到很關切呢！一刻兒也捨不得離開。」

玉嘯喜孜孜的道：「其實她這個關切，也很無謂，她說大學裏是男女同學的，聽講的人參差不齊，有許多私娼們，借着課室來勾引男子，恐我未諳世故，給小狐狸精兒迷住了，硬要伴着同來。」人中笑道：「吹皺一池春水，干卿底事，什麼狐狸精不狐狸精！房東主婦何

必吃着寡醋？就我看來，你們倆路道不正呢！」玉嘯紅了臉道：「不要瞎三話四。」說着別轉頭去，再也回不過來。人中益發瞧料了，便向着柯玲夫人道：「馬特姆真願得週到，小孩子給人勾引壞了，不是玩的。」柯玲夫人道：「可不是呢！玉嘯這孩子，還一片天真爛熳，巴黎的妖精又多，我不放心放他出來。就是在大學裏，那般妖精，也出沒無定，真是防不勝防！」

人巾道：「大學裏她們那裏去得？不是先要報名的嗎？」柯玲夫人道：「照規矩原是要報名的，可是不報名也沒有人來過問，課室又大，聽講的人又多，教授一星期上不到二三點鐘的課，那裏顧得到許多？那般妖精，混在裏面，硬和人勾搭；幾個不老實的學生們，不免心猿意馬。後來這個消息，傳了開去，一般浪子們，也來聽講了！眉

目傳情，簡直鬧得不成話兒，把個高尚的課室，竟變了獵豔之場，每
 天下午，大學裏的各課室，要比咖啡館擁擠了十多。不是說句苛刻
 的話，一大半的學生，都是醉翁之意，誠心來研求學問的，只佔少
 數！」

人中歎口氣道：「不道男女同學的流毒，竟至于斯！其實也怪學
 校的規則不嚴。若是每課點着名，或是查看上課證，那般妖姬浪子，
 不敢胡鬧到這地步。美國雖也男女同學，雖學生們也有桑間濮上之
 行，究竟沒有這樣無法無天的，把莊嚴燦爛的學府，來做他們採蘭贈
 芍的勾當！」玉嘯笑道：「不要多發牢騷了，你將來辦大學，管理嚴
 密些就是了！」頓了頓，又道：「你今天選的是那幾課？」人中說了，
 玉嘯道：「這兩課都很乏味的，我要去聽商學系的。」人中道：「第

一次聽講，我們也聽不了許多，還是一塊兒去看個情形再說。」玉嘯想了想，也就答應了。

人中去檢了一本活葉記事簿，又把自來水筆灌足了墨水，看了看手表，已是九點四十分。玉嘯道：「你拿記事簿怎的？難道想把教授講的，一一記錄下來嗎？」人巾道：「雖不能句句記錄下來，多少也能聽得些，就是備而不用，一本小小冊子，也不礙事的！」玉嘯道：「也是時候了，我們去罷！」說着，三人便走出門外，跳上汽車，來至沙逢巴黎大學。

那天是上課的第一天，挾着皮包的男女學生，着實擁擠。人巾尋到了指定的課室，便和玉嘯柯玲夫人進去，只聽得吱吱喳喳的笑談聲音；看看後面幾排，已坐滿了人，前面兩排，還空了幾個座位。人巾

讓玉嘯和柯玲夫人並坐，自己也找個空位坐下。人中竟來聽講的學生，也有蕭蕭白髮的老者，也有翩翩丰度的少年，也有濃粧豔抹的少婦，也有頭童齒豁的老婦，也有穿着軍裝的赳赳武夫，更有僅穿襯衫的勞動工人，一切諸色人等，煞是好看。

不一會，鈴聲響處，一個侍者模樣的人，穿着紅色黑紐的制服，捧着一杯水和一本書，緩步進來，把杯子和水向講桌上放。又細細的把黑板拂拭一番，纔直挺挺的站在椅子後面，一動也不動。

又過了會兒，纔見一個老者，身上穿掛着紅領的八卦衣，頭戴平頂無結的四方帽，帽下還繫着一絡金色的纓絡，搖搖幌幌的大踏步走上講檯。下面便起了一陣掌聲，表示歡迎。

那老者便是田桑教授，聽得掌聲，除下四方帽，向檯下點點頭，

喝了一口水，便坐下去翻開書，演講起來。

那田桑教授看去約有六十歲光景，可是鬚髮已白得銀絲一般。講到要緊的當兒，聲音便提高着，似洪鐘一般。檯下鴉雀不驚，甚是嚴肅。人中見前面一排的學生，都抬着頭像蠶將吐絲似的聽着；有的一面聽着，一面運筆如飛的寫着。人中雖也聽得懂幾句，却苦聽得不能聯貫，一時無從記起。玉嘯瞧在眼裏，望着人中一笑。人中却不覺得，回過頭去，見後面的學生們，含着笑目顧左右。人中瞧至玉嘯桌上，見柯玲夫人對着小鏡，在鼻子上撲粉，玉嘯目不轉睛的瞧着。柯玲夫人回眸一笑，又取着胭脂塗在唇上。玉嘯附耳悄悄的說了幾句，柯玲夫人把玉嘯一推，抬頭向檯上一望，見那田桑教授正講得津津有味，不會瞧見他們搗鬼，便睜了玉嘯一眼，像含着嬌嗔似的；回頭見

人中正瞧着自己，不禁臉上起了一層紅雲，微微的一笑，去搯玉嘯的腿。玉嘯側了側身子，也就避了開去。

忽聽得一陣哄笑，人中吃了一驚，還道自己不注意聽講，給人看破了，當做笑柄。舉目瞧那田桑教授，却見那嚴厲面目中，也現着笑容；好像彤雲密佈的當兒，忽然透出一線陽光一般。田桑教授又豎起三個指頭，說了幾句，頓了頓，望着檯下，好像等待他們報答一笑的樣子；檯下果然心會神會，又是一陣大笑，引得那田桑教授也呵呵了一會。

人中看出笑的並不是自己，纔放了心，想不到那老頭子到是個滑稽突梯之流，便細細的聽下去。人中雖不能完全省得，大意尙可悟會。聽那田桑教授談到共產主義道：「無論什麼主義，多是理由充足

的，否則便沒有人來討論牠，信仰牠的了。共產主義，原是理由最充足的主義，拍拉圖已在理想國書中，發揮了他的意見，後來麻合的烏託邦，培更的新亞的蘭的，卡比奈拉的日城，赫靈頓的阿西塞納，馬立斯的無是地消息，裴拉梅的後顧錄，都運着生花之筆，寫他們理想的社會，雖爲科學的社會主義張本，却帶些共產主義的采色。共產主義也有許多的派別，以他們用的方法不同，而分出岐異。什麼派別和方法，總論裏而不便提及，將來還要詳細討論。現在的社會，共產主義，可謂風靡一時了！究竟什麼是共產呢？頭腦簡單些的，便把共產認做舉天下產業，平而均之的妙法。產業若是能平而均之，確是件好事，可是做得到的嗎？有許多人想，做到他也不甚難，祇要把一國或天下的產業，總共估計一下，然後按照人口公攤。簡單是簡單的了，

可是公攤了以後，又怎樣呢？還不是又成了問題嗎？況且分配的當兒，免不了又起爭執。因為人心多是自私的，你若貧困的，把不得天下實行共產，你若是富庶的，便恨共產如蛇蠍。現在如果請美國和我們共產，美國肯不肯？若教法國和俄國或德國共產，德俄自然求之不得，法國却不敢貿然從事。現在鬧的共產，還不是爲的自私自利嗎？諸君，主義是一事，實行又是一事，實行要跟着社會的情形而措施。我不是說共產主義，沒有研究的價值；我認定現在的社會，還沒有實行共產的可能。爲什麼沒有實行的可能呢？就是人心多是自私的。人心的自私，因爲不會勘破利害的關係，將來社會到了你爭我奪，非合作不足以圖自存的局面，人們纔能勘破一切利害。勘破了利害，自私自利，便沒有用處。到那時候，共產不待鼓吹，也要實行的。現在人

們的心裏，是怎樣呢？前幾天我聽見兩個工人，討論共產問題。一個是囊空如洗，一個是錢鈔盈篋；一個沒錢的道：「你不是平素主張共產的嗎？今天我們可要實行了。」一個有錢的冷笑着答道：「你沒有錢的，不配和我譚共產！我平素主張共產，爲的是沒有錢，如果美國的煤油大王，或是德國的司的南，要和我共產，我歡迎之不暇；我和你共產，你的產在那裏？」那個沒錢的道：「我本來反對共產，今天爲了沒錢買麵包和白脫，總想起共產的好處！我雖是沒有產，將來說不定也有置產的一日，今你先和我共了產，將來我也和你共產，這還不是互助麼？」那個有錢的道：「且不要談將來的事，我現在有三百法郎在那錢袋裏，」說着，把那錢袋向那沒錢的一揚，接着道：「你想怎樣分配？請先說個明白。」那沒錢的道：「那還不是很容易

的嗎！二一添作五，兩人各得一百五十法郎便是。那有錢的道：「還有那隻錢袋，怎樣分配？難不成也二一添作五，把牠分作兩段嗎？」那沒錢的沉吟了一會道：「把錢袋也分作兩段，大家都沒有用處，未免暴殄天物！我想這樣罷，你拿錢袋，我拿那三百法郎，不是也很平均嗎？」那有錢的道：「我拿三百法郎，你拿錢袋何如？」那沒錢的道：「一個錢袋，那裏值得到三百法郎，我如何肯吃這樣的虧？……」

田桑教授說到這裏，端杯去喝口水，檯下聽的學生，不禁一齊大笑，人中也笑個不住。正在這個當兒，一陣鈴響，知是下課，學生們不管田桑教授演講完畢沒有，一個個站了起來，奪門而出，一霎時秩序便大亂起來。有幾個好學的學生，趁着田桑教授還不會走開，捧着書本挨到講臺去問疑詰難。

人中見玉嘯和柯玲夫人也已站了起來，便過去和二人並行出來。

玉嘯道：「課室裏只坐了一個鐘頭，頭腦子已漲了，第二課聽不去了。」人中道：「我到還好，聽得幾句，其實我們的法文，寫寫讀讀，到還來的，聽那長篇的議論，未能一氣貫串，恐是不會聽慣的緣故！左右閒着沒事，何妨再去消磨一個鐘頭呢？」玉嘯道：「你去聽你的罷，她也耐不住咧！」說着，指指柯玲夫人。人中笑道：「也怪不得你耐不住，本來課室不是水晶簾下看梳頭的地方！」玉嘯道：「她帽也沒有脫，那裏來的水晶簾下看梳頭的話？可謂擬于不倫了！」人中也不分辯，只望着二人笑。玉嘯道：「無論怎樣，我們是不去了，你停會兒下了課，來到留木飯館來找我們罷，我們此刻還要去買些東西咧！」

人中點頭答應，便和二人告了別，急急趕往文科學院。不道半途裏遇到了胡名達。名達問人中那裏去？人中說了。名達道：「現在我還有位拍拉倍兒教授一課國際公法，完畢了，約個地方聚會，好不好？我還有許多話和你說呢！」人中道：「我本已約了玉嘯在留本飯館相會，你下了課，就到那面去罷！」名達也就答應。

人中來至課室，已打過了上課鈴，急忙就座，見課室裏一樣擁擠。一會兒，桓茂教授來了，學生們也是一陣掌聲。那桓茂教授却穿着普通的衣服，不似田桑教授衣冠輝煌，人中暗暗疑惑。看那桓茂教授，還只四十餘歲，著作界裏已開了名，所做的書多已譯成英文。人中聞名已久，一見他一個矮矮身材，已是失望；說話的聲音又低，坐了遠些，便聽不出。

好容易一點鐘過去，鈴聲又響。人中使急忙來至留本飯店，名達也就跟了進來，四面一瞧，却不見玉嘯和柯玲夫人，便揀個座頭坐下。名達道：「你第一次上課的感想怎樣？」人巾道：「第一課還好，到有些興味；第二課社會學真是受罪，我坐在後面，只見他兩唇翕動，說些什麼，罰誓也聽不出來。第一課是田桑教授的經濟史，看不出那老頭子到能說幾句俏皮話。」名達道：「現在做教授也是難極了，實學問之外，還要具得一副好口才，和討人歡喜的面孔，好似看戲的趨勢，只重青衣和小丑，不尙黑頭一般。所以美國的教授，上課時候，總要說幾句磅鬆的話，否則學生便要脫課或是沉沉睡去。不信你瞧明天的社會學，學生人數，起碼要打個對折。」

人巾道：「我在 有個社會學教授，著作等身，原是很有實學

的。學生們慕了他的名，都紛紛的在他所授的課註了冊，我也是其中之一。第一天上課，約有一百餘人，後來的坐不下，只得站立着聽講。不料那老先生有個口吃的毛病，演講的當兒，板起一副面孔，好像一肚皮不高興。第二天上課，連我只有九人；到了年終，祇剩六人。這六個人，因將畢業，學分還不曾讀足，棄了重選，恐怕趕不上，祇得勉強讀滿一學期，這纔把那老先生的面子綑住。」

名達道：「美國的學生，究竟還文明呢，若在中國，學生們就對你不起，要鬧驅逐的風潮了！」人巾道：「中國今日的學潮，真是千古奇聞，各國所罕有，雖不能說完全是學生們沒有意識，那般凡事硬斷的學閥，和那學無術的教員，不有學生們箝制着，益發要肆行無忌的大言不慚了。可是許多學生，也簡直是瞎鬧，我在中學校裏讀書的

時候，有個理化教員，甚是嚴厲，學生們甚是忌他。有一次小考，他在三年級裏出了七個題目，學生要求減去兩個，他不答應，學生們便鬧了起來。結果校長恐怕多事，允許學生請那理化教員下學期不要再來。那理化教員猶恐給學生驅逐出去，面子下不來，便向校長上個辭呈。校長要給他個面子，運動四年級生開了個挽留會。那天那理化教員在開會的當兒，大大的發了一會牢騷。末了，他道：「廿年媳婦廿年婆，再過廿年做太婆，我是學生出身，現在當了教員，諸君今日雖然是學生，將來或爲生計所迫，像我一樣的去當教員。但就鄙人的感想和經驗，奉勸諸君切不可去當教員，若爲衣食所迫，沿門托鉢，要比教員生活好得多咧！」說到這裏，聲音也哽住了。你想這樣的情形，學校還有辦得有精神的希望嗎？」

說到這裏，一陣腳響，玉嘯攜着柯玲夫人的手走了進來。玉嘯手中，還拿着許多小包裏兒。人中讓了坐，柯玲夫人道了遲到的歉忱。

人中對着名達道：「你剛才說有要事要和我說，現在可和我說了！」

名達道：「左右不過爲了愛蓮的事，現在不便對你詳說，停會兒你到我寓裏來罷。」人中道：「我們多是好友，談談何妨？柯玲夫人又不懂中國話。」

名達道：「這件事，說起來又要給你笑的，我和益達原是約定一三五，二四六，二人拈了鬮，益達得了一三五，我得了二四六，本是不相衝突。現在我在學校裏選的重要功課，多在一三五早晨，八點鐘就有了課，夜裏若有了婦人，第二天那能起得來早？便和益達情商，要把二人的日期交換了。益達見我要更換日期，還道我是上海的

吳際光，曉得星卦，認做一三五是黃道吉日，二四六是兇尅惡日，抵死不肯更換；饒是我把理由說明，又苦苦的哀求着，益達竟說出拈鬮爲定，死而無悔的話來。我想這種逢場作戲的事，何必和朋友傷感情，便忍着氣對益達說：「情願拆股，把愛蓮完全讓渡給他。」他到有些不願意了，說：「當時已有成約，不准反悔的。」我恨恨的道：「這樣又不是，那樣又不是，顯見你強人所難。」益達又認我已厭了愛蓮，或是已窺破她是有毒的女子，便道：「我不是強你所難，你既要讓渡給我，我便讓渡給你。」我道：「你既肯讓渡，我便也不要她了，免得貽了奪你所愛的口實。」益達道：「這到不行，我們倆若都拋棄了她，教她如何生存？」我笑道：「愛蓮又不是你的妻妹，要你這樣怎的？況且她未遇到我們以前，還不是朝秦暮楚的嗎？」益達聽

我把愛蓮比他的妻妹，要和我不依。」我給他糾纏不清，便道：「如此，我就繼續進行，你也不必說讓渡的話，因為我不必讓渡，也不必讓你讓渡了纔好進行！」益達又說我的話錯了，要我認個不是，纔肯放我過去。你想我豈肯爲些些小事，向他陪不是，何況我並沒有不是呢？我當時氣憤填膺，便不別回來，這個合資公司，可稱股東意見不合停辦了。」

人中道：「原來有那回事，朋友面子，能顧全到的，還是不要爲了細事來洵閒氣！況且你們也有同靴之誼，愛蓮曉得了，也要不快活的。」名達道：「我深悔昨天已拍了一張三人的合照，留着痕迹，何苦來呢！」人中道：「拍了照也很好，將來老去的時候，對影把玩，回首前塵，到也頗有滋味。」名達道：「我們且不要譚到將來，就目前

而論，我們過這樣「婆漢迷」的生活，也是很不得德的！」玉嘯道：「什麼叫做婆漢迷的生活呢？」名達道：「婆漢迷生活，就是浪漫生活的別名。」

人中道：「這不是道德的問題，我們寄迹異邦，愁思麇集，所謂不作無益之事，何以遣有涯之生，寄情聲色，原也消愁之一法，可是正經的目的不可忘記！志氣不要頹唐，這纔是英雄本色咧！」名達笑道：「我們這樣的人，還要說什麼英雄咧！不怕他人齒冷嗎？」人中正道：「這到不是這樣說的，好色的未見得是英雄，英雄未見得不好色，古今來多少英雄，都有些香豔韻事，其實英雄的名，還靠着美人相得益彰呢！」名達笑道：「算你會說，自己好色，還把英雄來作護身符，英雄也罷，不是英雄也罷，我但願我們中國，多出了幾個英

雄，替中國好好的幹一番事業。我們實是求事，先要求些學問，作個根基纔好！下半年法蘭西書院有法國大經濟學家錢笛的，和大哲學家柏格森的演講，你也高興去聽嗎？」

人中道：「名人的演講，如何肯輕易錯過？吃了飯回去罷！」回頭問玉嘯去也不去？玉嘯道：「我不希罕做英雄，經濟文章，且緩談着，還是讓你們小孩子去幹罷！」人中劃他的臉道：「虧你也不識羞，自己聲聲口口的給人家喚小孩子，你自己到不肉麻，我可給你聽不住了！」玉嘯紅着臉也不分辯，會了鈔，便相將出外。玉嘯要把汽車送他們先至法蘭西書院。人中謝了盛意，竟和名達大踏步走去。欲知後事如何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十七回

探惡藪清晨奮拳擊

激公憤黑夜聞槍聲

人中和名達，來至法蘭西書院，見聽講的人，已聯袂偕來，較巴黎大學還要擁擠。二人揀空位坐下，見老年人較少年人要多了幾倍，人中不勝詫異。名達道：「這個法蘭西書院是公開的，無論什麼人，都可入內聽講，你瞧那面坐的幾個，還是闔第光臨呢！」說着，指了指左面的第六排。人中舉目瞧時，見是一對兩鬢頰白的男婦，看去像是夫妻模樣，兩旁夾坐兩個中年婦人，附着耳輕輕的譚話。五排上

並坐着三個小孩，大的只有十二三歲，小的還只七八歲，互相扭結着，像要相打的樣子。經那中年婦人呵喝，纔靜住了。他們的衣服雖不襤褸，甚是古舊，看去不像是錢的人家。

人巾道：「那老年夫婦和中年婦人，或者還聽得懂些柏格森的哲學，那小孩子們，曉得什麼呢？也教他們閑坐着怎的？」名達道：「他們原是一家的，因為小孩子們在家裏不肯安耐，不是在家裏胡鬧，便闖到街上尋事，帶了他來，便予照顧。」人巾道：「這是你的理想罷了，你又何從知道他們是一家的呢？」

名達道：「這裏的演講，我早已聽過數次，我見他們總是在座的，爲好奇心的衝動，便有意坐在他們面前，聽講起來，知那二老果是夫婦，兩個中年婦人，一個是他們的女兒，一個是他們的媳婦，三

個孩子，是他們的孫兒。家裏有兩個兒子，一個是當專門學校裏教授的，一個在公司裏任事，他們閒坐着沒事，便每天來法蘭西書院自由聽講，消遣之中，還可以得些學問，比不得到游戲場去，還要買入門券。好在他們住在此地附近，不必化費車錢，這種生活，到也頗有味兒！」人中道；「原來如此，你說有味，我說頗堪羨慕呢！」名達道：「停會兒你瞧，他們還要把講的多記在記事簿裏，預備和兒子們討論，這種精神，不但可以羨慕，却也可以欽佩咧！其實在這裏聽講的老頭兒，都有這樣的精神，有幾個還是巴黎的有名人物，坐着汽車來的。法國的文化，不可企及，就是這個好學的精神！」

說到這裏，那老頭兒回過頭來，見了名達，含笑點頭。人中方欲再相問話，忽見身旁有人坐下來，人中一瞧，却是童益達。益達旁

邊，還坐了一個中國人，却不認識。益達替他介紹道：「這位柳萬光先生，是國內的政治學教授，這次是來歐洲調查市政的，已到過不少的地方，在巴黎尙有幾個月耽擱哩！」人中和名達，不免恭維一番。柳萬光也很和靄的說了仰慕的話，接着道：「我和董君曾在國內見過，却不道又在此處遇到，人生的聚散，真是說不定呢！」

益達笑對名達道：「我正要找你算賬，却不道又在此處遇見。」

名達道：「你和我算什麼賬？難道我還該你的錢麼？」益達道：「什麼不是！我昨天化了九十五個法郎，你的名下，我派你四十七個法郎五十生的。其實我只能承認三分之一，你應該六十一個法郎六十生的，現在連那五十生的也不要算他了，你該我四十七個法郎罷！」名達道：「怎麼你化的錢！要我派出一半？」益達道：「我自自有派你出

錢的理由，難道愛蓮的事，你就不承認了嗎？」名達見有柳萬光在坐，不便和他爭論，笑着混過去道：「這裏不是小菜場，銖銖較量怎的？下了課怕沒有機會再算嗎？」益達道：「我並不是和你要錢，不過先提起一句罷了！」名達道：「既不是要錢，現在說怎的？難道我下了課，便躲到天邊去嗎？你這個人，真是市儈咧！」益達雖是學着商科，最恨人家。他是市儈，便紅着臉，暴漲着腦筋，要和名達不依。幸喜一陣鈴響，柏格森已大踏步走入課室，聽講的人一陣掌聲，把益達的話縮回去了，眯着眼望了名達一下。名達見了，暗暗好笑。人中悄悄的一推，名達會意，便把視線移到講台上去，不再和益達理會。

柏格森講的是創化哲學，人中和名達都不能了解。益達不時的瞧

着手表，像在那裏數時刻，等候下課。好容易一點鐘過去，名達坐着不動。益達道：「我們到個咖啡館去談罷。」說着，要來拉名達起身。

名達掙脫了手道：「我還要聽講呢，你進去候着罷！」益達道：「你不肯和我同去，顯見得有意刁賴。」名達勃然道：「我該你錢的問題，還沒有解決，那裏說出刁賴兩個字來？況且我又不是不肯去，聽講是何等重要的事，你那裏可以干涉？」人中連忙解勸道：「聽講原要讓他，金錢問題，往後總可解決的。」

益達見人也這樣說着，半晌說不出話來。過了會兒，纔淚汪汪的道：「你也幫着他說話，罷罷！我再不和你們交談了。名達不肯現在和我同去，我始終認定他沒有和我開譚判的誠意便了！」說着，便怒冲冲的要奪門而出。柳萬光連忙喊住道：「童君何妨再坐一點鐘去

，我也要聽聽錢笛教授的議論，聽完了我們同去上咖啡館，還不好嗎？」益達見柳萬光是新交的朋友，又是大學的教授，只得重行入內坐下。

待錢笛教授演講完畢，已是四點鐘，益達噓了一口氣，推推柳萬光道：「現在你可同我去上咖啡館了。」一面却把眼睛注定名達。名達裝做不理會，對人中道：「我們倆去吃些茶點可好？」人中還未回答，柳萬光笑嘻嘻的道：「你們去吃茶點，何不合在一起？譚譚笑，也好熱鬧些！」人中道：「那也很好。」說着，四人同行出來。

益達走在最前面，到了蘇和咖啡館門前，已把脚步停住。待到三人走近，便搶步走進裏面。三人見了，也入內坐定。人中先取出香煙，向各人敬過，纔自己燃了一支。益達已不耐煩，便瞧着名達一眼

道：「現在怎樣？你自己說罷！」名達冷冷的道：「你剛才說我應派出四十幾個法郎，幾個錢到不打緊，你要說個名目，我纔放心。」益達道：「昨天的愛蓮，本是輪着你的，我到羅東咖啡館，左等你不來，右等你也不來，愛蓮便來纏我，我說又說不明白。愛蓮不曉得你已存着決絕的心，纏得我更是不肯放鬆。我沒了法子，只得抵了你的缺。今天愛蓮要我去替她買雙皮鞋，我不好意思不答應，只得和她同去，化了九十五個法郎。愛蓮既是公共的，這雙鞋子，當然也要公共負擔，我和你要錢，難道錯了不成？」名達笑道：「沒有得我同意，你那裏便可擅自作主？你有錢做大少爺，你自己去享受，這幾個錢，我不肯做瘟生的。」

益達道：「你不肯出，也不打緊，此後輪着你的當兒，愛蓮不能

穿那雙新鞋的！」名達道：「這個你應當去和愛蓮交涉纔是，和我說是多費唇舌的。她若是不穿，我不能勉強她穿；她穿了，我也不能叫她脫下。」說着，望着人中和萬光哈哈大笑道：「二位想我的話可對？」人中和萬光也忍不住一笑。

益達那時又羞又氣，半日說不出話來。末了，纔拚出一句道：「無論她穿不穿，你若是有志氣的，看見她穿着我送的鞋子，便不當再去親近！」名達冷笑着道：「你替她買了鞋之後，我又不曾見着她，本來我已不高興再繼續的了，這個豔福，還是你獨自享受罷！」益達道：「你要不繼續，今天爲始，昨天那筆賬非算清了不可。」明達道：「剛才不是你說不出錢不打緊的嗎？你何得反悔！況且我已不繼續的了，叫我出了一半的錢，難道給你完全享受不成？你若是也有

志氣的，難道見她穿了我出錢的鞋，便覺過意得去嗎？」

益達道：「你如果出了錢，我若再去和她親近，便是烏龜養的。」

名達笑道：「爲了幾個錢的事，何必賭神罰咒，罷罷！那四十七法郎五十生的，我現在就給你罷！」說着，便取出一張五十法郎的紙幣。

益達收了，找還名達三個法郎。名達笑道：「你找還我二個法郎五十生的夠了。」益達道：「那也不必客氣，那五十生的，原是我有言在先，自認吃虧的。」名達便把那三個法郎放在桌上，去和柳萬光說話。

人中道：「柳君是否會同一個姓趙的認識？」萬光道：「那個姓趙的？」人中道：「趙秋生呢！我聽得應子固說：秋生在船上打牌，給外國人鬧了起來，幸喜有個同乘姓柳的替趙秋生打抱不平，纔把中

國人的面子掙回，柳君可曾幹過這事？」萬光笑道：「我記起來了，這種小事，何必掛齒，你說起來，我到漸愧了。前天在巴黎鬧着一件事，到很好玩，你們若不嫌瑣屑，我來說個大略也好教你們大家當心些。」名達道：「原來柳君是個俠士，那到失敬了！」萬光道：「那裏算得俠士，我脾氣生成這樣，見了不平的事往往要拔刀相助，總怪自己的涵養功夫不深。」入中道：「我們幹事，沒有血氣，便是涵養太深，柳君且道你在巴黎的那件事來。」

萬光喝了口茶道：「這件事，可是險極了！當時到也懵懵的過去，現在想來，胸口尚有些發顫咧！我到巴黎還沒有幾天，有一次獨自去看了大劇場的茶花女，又在咖啡館吃了些，已是二三點鐘光景，正步行着回去。忽迎面來個男子，掀着帽和我打個「哈羅，」我便停了

步。他含笑操着英語道：「密斯得可要到夜總會裏去玩玩？」我雖是懂得英文，裝做不知，操着法語問他道：「你剛纔說些什麼？」那人聽我說着法文，也即改了法文道：「原來密斯懂得法文的，那更好了，我剛纔請你到夜總會裏去，你可有興致？」我道：「什麼叫做夜總會？裏面幹些甚花樣？」那人道：「夜總會好玩咧，裏面有酒，有舞，有婦人，玩到天亮，化不了幾個錢。」又悄悄的道：「總會裏的婦人，又是縹緲，又是年青，密斯要看裸體跳舞，她們都肯任你吩咐。」我笑道：「原來是這些玩意兒，我旅法十年，這種花樣也不知看了多少，謝你的美意，恕不奉陪了！」那人見不是生意經，便緩緩的走開去。

我那時爲了好奇心所衝動，要見個夜總會的究竟，便回步拉住他

道：「且慢！你說的夜總會在那裏？我若是沒有去過的，和你去玩會兒也不要緊！」那人聽了，大喜道：「這個夜總會，還是新開的，密歇斷沒有去過，就在這裏相近，我們步行罷。」我當下就跟着他走，不一會，走到格蘭街的一個巨宅，他便停了步，推門進去。我看那房子雖是巨大，却已剝落不堪。他拾級登樓，我也跟了上去，到了第四層高樓，他就在戶上按了電鈴。裏面開了電燈，那人便在門上輕輕的叩了三下，那門便霍的開了。他讓我先走進去，又叫我脫了大衣。我不肯，推說覺着冷，他也就罷了。

走入客廳，只有一個留着八字鬚的中年男子，腳着雪茄，站在酒排旁邊，一見了我，便讓我在角上一個三角沙發坐定。陪來的那男子，也就一屁股坐下。我打量那個客廳，只較平常的會客室大些，除了

酒排和幾只沙發椅子以外，別無他物；承塵懸下的電燈，和壁間的小電燈，也黯淡無光，這原是牆壁糊着黝色花紙的關係。

那個管酒排的，送上一瓶香檳酒，碰的一聲，香檳開了，倒了兩杯，把那瓶放在一只賽銀的冰桶裏去。我問：「那香檳是什麼牌子？爲何問也不問，便開上來？」那同來的已把杯子提在手裏道：「此地的香檳，多是上好的，密歇放心罷！」說着，和我的杯子碰了碰，便湊到唇邊去。我道：「這種香檳，要幾多錢一瓶？可有紅葡萄酒？」那人道：「此處只賣香檳的，價錢也很公道，密歇喝個暢快罷！」我想這種地方的香檳，當然要比別處貴些，不過幾個錢的事，到也不放在心上，喝了口酒，便不再說什麼。那人尋着話和我海闊天空的談着，我懶懶的一心只想見一見裸體跳舞。

不一會，僑門裏走出兩個女子，看去約有二十歲年紀，面貌身材，到還罷了，只是多塗了些脂粉，令人見了不寒而慄。那兩個女子，吱吱格格的笑了一陣，便走近我們檯子，挨身向我左右坐下。那管酒排的又送上兩只空杯，向每人敬下一杯香檳，又把我們的杯子也加滿了，那只瓶裏便涓滴無存。兩個女子笑嘻嘻的要和我照杯。我還沒有湊到唇邊，她們已嚙咯嚙咯喝個淨盡。那男的也乾了杯，望着那管酒排的眨一眨眼，便又送上一瓶。兩個女子，用着許多肉麻的名詞，來和我兜搭，又把小腿兒擱在我的膝上，要我替她按摩。我問那男的道：「你說的裸體跳舞呢？」那男的道：「你要瞧裸體跳舞麼？她們倆原是的。」那兩個女子聞言，望着我一笑道：「密歇不老實的，要瞧人家的身體怎的？」說着，又乾了一杯香檳，站起身來，移步走

入側門；却又回頭，送了一個飛吻。」

名達道：「什麼叫做飛吻？這個名詞到甚新奇！」人中道：「你不要打斷他的話頭，飛吻便是從天上飛下來的香吻。」益達道：「你說不要打斷話頭，自己到說到岔子去了！飛吻是那女子把手指指櫻唇，拋向空中的表示嗎？愛蓮和我告別時常常做的。」人中笑着不做聲，名達又白了一眼。

萬光燃了香烟，又喝口茶道：「她們去了不多會兒，便又跳跳躍躍的進來，肩上只披了一塊淡青的薄紗，其餘一些也沒有。那管酒排的，已開動了留聲機器，兩人左右跳盪了一會。接着第二樂片轉動，二人擁做一個，做出種種褻浪的樣子。那男子拍着手叫好。一會舞畢，二人赤顛顛的向我懷裏一坐，要來和我親吻。我緊閉着嘴，不

容她們沾着。」

益達道：「坐懷不亂，那你也太老實了！」萬光道：「我們玩玩，原不要緊，沾染了梅毒，便受了終身之累！梅毒的傳染，就是親個吻也是可能的。當下我叫她們仍舊左右夾坐着，二人都橫了我一眼，又要喝香檳。第二瓶早已給那男的倒下肚去，她們便又叫那管酒排的送上一瓶，那男的也依舊幫着報效。」

不一會，樂聲又作，二人便要同我去跳舞。我回說不能，她們便又互抱着跳舞起來。完了，向那管酒排的要了兩包朱古力糖，跳跳躍躍的跑到我的面前道：「舍利」你買給我這個罷。我見那兩包朱古力糖，都是兩磅裝的盒子，外面還繫着絲帶，看去甚是美麗，每包恐怕要值二百法郎，這個瘟生，那裏肯做，便笑着搖頭不答應。那女子

却不由分說，把那盒子開了，拈了一塊，塞在我的嘴裏，這纔自己也去了錫紙，一塊塊的吃起來。我見了這樣情形，不敢再留戀下去，看看手表也已五點打過，街上已隱隱聞得車聲，便要付帳。心裏想，這一下，六百法郎想是化定了。不道把那管酒排的送上一張單子一看，把我驚得目瞪口呆，你猜他寫的是多少？」

人巾道：「至多也不過一千法郎罷！」萬光道：「差得遠哩！原來寫的是二千七百五十法郎。」人巾道：「那裏來的許多？」萬光道：「香檳酒算是每瓶五百法郎，三瓶共計一千五百法郎；朱古力糖每盒也是五百法郎，兩盒又是一千法郎；合計便是二千五百，加了加一的小帳，便是二千七百五十法郎。」

我當下沉吟了一會，朗聲說道：「香檳酒那裏要這許多？你們不

要認錯了人。」那管酒排的冷笑道：「你喝了酒，玩了婦人，我們便要你錢，爲什麼認錯人？香檳酒價格，原是此地的規矩，你沒有錢，少開了兩瓶就是，現在銖鎰較量，却嫌遲了。」我素性暴躁，那裏容他冷嘲熱罵，便更高着聲道：「這樣的索詐，我一個錢也不給的，你要錢，你送我到警察局裏去便了。」

那時那男的已不知去向，兩個女子也已躲去，那管酒排的惡狠狠的道：「誰高興和你到警察局裏去要錢，你給便給，不給便……」我不待他說完，便道：「不給又待怎樣？」他嬉笑道：「不給把你衣服等留下來。」我也冷笑着道：「我不肯留下，你又奈何我？」他道：「也不容你不留下來。」說着，像要動手的樣子。

那時我忽想到那張單子却是個證據，抓到了，好向警察局裏去控

告。他還道我已軟化了，便由我行動。我見那張單子，並沒有店名和地點寫在上面，曉得他也顧到這一層；但是筆跡，究竟在着，便向褲袋裏一塞。他見我得了證據，依舊不肯拿錢出來，更現出兇惡的臉色道：「你這個臭小廝，喝了酒不出錢，教你來得去不得。」我冷笑着道：「這幾個錢，到帶在身邊，你教我去不得，我坐在這裏也好。」說着，在衣袋裏取出一支雪茄，燃着吸了。

他見我伸手到衣袋裏，還道去取手鎗，到吃了一驚似的。後來見是雪茄，便恨聲的道：「誰有這些閒工夫，和你鬧玩着，錢在你的身上，更不容你刁賴。」說着，便搶步上前，拉了我的胸口。我見不是路數，便猛力一推，他就退了幾步，大嚷反了反了。我不容他再逼近着我，便想奪門而出。

不道一回頭，那個同來的男子，擎着手槍站在後面，見我奪門的當兒，他便堵住去路道：「你要不給錢就走，我們容你，這個手槍可不容你。」說着，冷笑了一聲，把槍口對準了我的腦袋，像要發放的樣子，我只得舉起了兩手。那管酒排的，便從我的後面，伸手到我的衣袋裏來。

我見那個同來的，眼望着那人取錢，便亂了個空，把他的手槍奪住。掠一個後腿，那管酒排的，便站不住脚，倒在地下。那同來的也沒有幾多力氣，經我一推，那個手槍，便在我的手中。我卽以其人之道，還治其人之身，擎着手槍，要他讓過一邊。那管酒排的，那時已一骨碌起來，見我得了上風，也只得跟着他的同伴，高高的雙手舉起。我一面顧着他們，一面後退。退到門邊，又逼着他們把門開了，

便飛也似的往下而跑。我聽着樓上一陣脚步響，恐怕有人追趕，更不敢怠慢，一口氣跑下四步扶梯。闖到街上，見停着一輛街車，便把手槍放入衣袋，一躍而上。

那車夫睡眼惺忪的，問開到那裏？我還恐那車夫也是同黨，回去報告我的住址，將來和我爲難，便說了大陸飯店。其實我何嘗住在大陸飯店呢。幸喜那時天已大亮，路上也有了行人，就是車夫是他們的同黨，也無從下手。

我到了大陸飯店，便給了車夫十個法郎，走入裏面。一會兒，便又出來，見那車子已開了去，這纔放了心。又在咖啡館裏吃些早點，回到家裏，睡了一覺，想到警察局裏去報告。繼思君子不欲多上人，他們這個買賣，已吃了大虧，何必再結重深怨？況且他們狡兔三窟，

未必不已遷地爲良，便把手槍收拾好了，再不提起這事。今日遇見諸位，我纔說了，也可見得巴黎罪惡叢的內幕，將來可以防備他們萬惡的伎倆。」

人中名達益達三人，聽了柳萬光一席話，不免讚歎一番。萬光會了鈔，約了後會而別。人中回到寓所，見桌上放着一個包裹，拆開一看，見是一條毛織的圍巾，還附着一張粉紅色的小啓道：

「小病兼旬，乃達清暉，思子之勞，與時俱增！病中無俚，織毛爲巾，敢遺君子，願日佩之。春寒料峭，善自珍攝，箋尾辱印、君當知其旨也！辱愛人孟岱林白。」

人中讀了又讀，心中十分惆悵，在房裏踱了數步，恨恨的道：「琪兒撒得好謊，把孟岱林無端誣壞了。」繼又長長的歎口氣道：「也是我

自己太魯莽了些。奈何輕信琪兒的花言巧語，辜負了孟岱林的一片柔情。」想着，不覺慚慙無已。忽又想起這個包裹，是誰送來的？莫不是孟岱林芳踪親臨，那更使我難以爲情了！便按了電鈴，問那侍女。侍女道：「是一個小孩子送來的。」人中曉得孟岱林瞞着她的娘和姊姊，悄悄的送來，益覺得孟岱林的嬌癡可憐。

剛巧英兒的電話來了，問人中今晚可出去？人中道：「我不出去呢。」英兒道：「那我來望你可好？」人中想孟岱林這樣的柔情密意，對於琪兒的事，已是十二分不應該，此後當即割除一切；就是對於英兒，也不可再落痕迹，纔可對得起孟岱林，對得起自己。」人中這樣的受良心上的責備，說話不免囁囁嚅嚅。英兒已聽得不耐煩道：「究竟怎樣？莫非你不高興見我嗎！」人中急道：「說那裏的話！我今天

上了一天的課，頭腦子多攪昏了。晚上想早些安睡，我們明天見罷。英兒並不作答，人中只在聽筒裏，聽得嗤嗤冷笑的聲音，便把聽筒擱起。

人中便按鈴教侍女預備冷食，胡亂吃了一些，就脫了衣服，披上一件紫醬色「婆卡」的便衣，躺在沙發上，吸了一支香烟，不期然而然的，又轉念到孟岱林身上。想：「自己是結過婚的人，勢不能再娶，不能再娶，何必發生無謂的戀愛？瞧那天得勝門下的情形，孟岱林已存了托付終身之意，娶了孟岱林這樣的人，也不辱沒了我，人才又好，品性又佳，就是同到中國去，也不致鬧着甚麼笑話。但是她雖雲英未嫁，我已使君有婦，將來到了不可解脫的地步，便是愛之適以害之。孟岱林又是個實心女子，說不定要鬧出別的支節，不如現在爽

爽快和她實說了，免得後來的煩惱。」

人中想定主意，到覺得心恬神泰。便把那小啓，又細細的讀了一遍，又把那圍巾撫摩一會，不禁長長的抽了一口氣。因又想到：「我既存心和她分離，何必留着這些痕迹，不如把牠毀了罷。」想定，便即坐起，找了剪刀，要將那圍巾剪下去。手觸着柔軟的羊毛，絨眼睛裏髮鬚現着孟岱林的情影，低着頭一針一針的織。人中的淚珠兒，不禁蔌蔌的滴下來，落在毛絨上面，好似荷蓋上蘸着雨點一般。手裏的剪刀，不知不覺的落在地上。

正在欲揮慧劍，未斷情絲的當兒，電話鈴又響了起來。人中拭去了淚痕，懶洋洋的握起聽筒，說了聲「哈羅」那面急急的道：「密歇韓可在家裏？」人中聽是胡名達的聲音，便道：「是名達嗎？可有甚

事？」名達道：「原來就是人中，人中！你可瞧見了今天的晚報，程公使被刺了？」人中怔了一怔道：「程公使是誰刺的？晚報我却沒有瞧。」名達道：「他是給中國人刺的，兇手說是性李，不知怎樣寫法的李？法文報上只有拚法，我想不出是那個。出事地點，是在陸秀女士的家裏，陸秀女士，我們不是也認識的嗎！她家裏鬧出這個亂子，我們應當去慰問慰問，也可瞧瞧情形。」

人中道：「你可曉得那兇手究爲着何事，要刺程公使？現在程公使的屍身，又怎樣呢？」名達道：「程公使沒有刺着，一個旁坐的秘書，受了些微傷，行刺的原因，報上也不會載明，所以我急于要去。」人中躊躇一會道：「現在已是十一點鐘，陸秀女士的家裏，此刻一定鬧得天翻地覆，我們還是明天去罷！」名達道：「明天去也

好，可是什麼時候呢？」人中想了會兒道：「明天吃過中飯，我來候你的齊罷。」名達說：「就在老蕭飯店取齊同去，還可打聽些消息。」人中說甚好，就把聽筒擱起。

第二天，人中和名達，果然來至陸秀女士家裏慰問。陸秀女士謝了盛意，便留二人多坐會兒譚譚。那陸秀女士，原籍廣東香山，未到法國以前，在國內已幹了不少的事，什麼女子參政咧，女界同盟咧，陸秀女士都是此中的主動者。她又具得一副靈活的交際手腕，中國文學也還來得，一般自負不凡的男子，都想轉她念頭。陸秀女士眼光何等遠大，那裏把他們放在眼裏。但她也不肯得罪人，見了面，總是四面八方敷衍着，爲了將來政治活動，可以多得些人幫助。那般人一些也不覺得，癡心妄想地望那水到渠成的日子。

陸秀女士是個有大志的人，眼見得要做大事，沒有學問是不成功的；而且在中國的政治舞臺裏，沒有學士博士的學位，不能啟動社會的注意，便發了個決心，要去外洋留學。好在她已沒了父母，家中沒有什麼人可以束縛她的自由，家產又豐盛，幾年留學費用，更是不消慮得。聞得法國的國際公法，是界各大學所不及的，便束裝來到巴黎。虧她有能耐，孳孳兀兀四年，居然在大學裏畢了業。回國後東西奔走，想為女同胞盡些力。

叵耐那時國是日非，英雄也無用武之地，何況是個英雄？住了一年，頗覺鬱鬱不得志。

那年威爾遜發起的國際聯盟，在奇拿寒開會的當兒，她便隨了幾個代表，再渡重洋來觀光。會畢以後，索興又到巴黎大學的博士院裏

報了名，又嫌着一個人居住着寂寞寡歡，便寫信到中國，請她的姨表妹竺毓芬的同來，還帶了廣東的廚司，和兩個女傭，預備在巴黎多住幾年。那廣東廚司燒得好一手中國菜，陸秀女士又慷慨好客，中國學生若是到她家裏，必是既醉以酒，又飽以飯而歸。陸秀女士高興的當兒，還留着他們鬥牌消遣。那個竺毓芬，也是交際之花，談鋒甚健，說得好一口英國話，能揣摩人的心理發言，于待人接物，又甚妥帖週到。所以陸秀女士，把家庭瑣事，完全交給了她處理，自己纔可以專心致力於學問和交際。國內的偉大人物，常有函電往返，陸秀女士苦于日不暇給，便想用個書記。

齊巧那時留法勤工儉學生，窮困無依，有個姓勵的，叫做勸綠，託人展轉介紹了，投到陸秀女士的門下。陸秀女士見他一表人材，年

紀還只十九歲，談吐也不甚俗，便請他任了私人書記。勵祿欣然答應，因此認識了許多留學生和法國的大人物。陸秀女士特加青眼，替他做了許多衣服，又許他到巴黎大學去念書，把函電等件，在晚上繕擬。勵祿感激知己，奮身圖報。

那天陸秀女士，在家裏晏請程公使，并邀了他的沈秘書，和駐巴黎的陳領事作陪。尚有一個法國國會議員，叫做麥賽爾的，也在被邀之列，觥籌交錯，頗極一時之盛。勵祿原也在座，晏不時現著僂不安的態度。陸秀女士還道他是小孩子，不曾見過大席面，屢屢以目示意，好教他大方些。程公使瞧在眼裏，口裏不說，心裏十分疑惑。

晏畢告辭，程公使剛待上車的當兒，只聽得碰的一聲，旁立的沈秘書說了聲嘎，隨即倒地。程公使大驚，大呼捉刺客，避身回到陸

秀女士的屋內。那時原只九點鐘，這一聲喊，許多行人多圍攔來。警察聞得槍聲，早已鳴着崗警，召集了許多警察。那刺客雖有天大的本領，也無以逃避。不知刺客究竟是那個？刺的又爲何事？且待下回寫來。

第十八回

燕鶯鶯嘲難爲老朽

鳳顛慧倒何妨公妻

且說程公便呼着捉拿刺客，躲入屋裏，心胸還別別的跳個不住。

陸秀女士連忙叫預備了一杯威士忌客沙特，給程公使喝了安神。外面的警察，那時已把一條小街堵住，禁止行人往來。那刺客不待警察搜尋，挺身而出，很激昂的說着道：「行刺的便是我。」說着，便把手槍，遞到警察手中。

警察見已得了兇手，便去看視那倒在地上的沈秘書，却見沈秘書

微微碎着。警察俯下去察看，見沈秘書只左臂上受了些微傷，彈子也不會穿過。他倒在地上，想是驚悸過甚之故，便把他扶了起來，也不去詢問程公使，雇了輛汽車，將他送往醫院。諸事完畢，這纔進來報告，那刺客也押了進來。

程公使一見是勵祿，也不說甚麼，望着陸秀女士哼了一聲。陸秀女士見剛才的座上客，忽爲階下囚，已替勵祿可憐。又見程公使不高興的神色，心裏更覺着慌。究竟這個禍事，是因自己請客而起，出事地點，却巧在自己家裏，兇手又是自己的書記，受了種種不白之冤，在程公使面前，將何說之辭！這樣一想，把憐惜之心，一變而爲怨恨，頰聲望着勵祿道：「我什麼虧待了你？胆敢在我家裏，幹出這種無法無天的事來？幸喜程公使沒有給你刺着，萬一有了不幸，你的性

命固不足惜，教我何以對得起人呢？」

程公使那時已立了起來道：「這件事兒，法庭自要依法審問，那時說不得要勞動陸女士的了。現在我再謝一聲擾，恕不奉陪了。」說着，舉步欲行。勵祿侃侃的說道：「你不要胡思亂想，我是沒有人主使的，我要殺你，自有你被殺的理由，現在既已失敗了，我也不願多說。」又望着陸秀女士道：「陸女士待我可算得天高地厚，慚愧我沒有報答，却累了陸女士担着嫌疑，於心益覺不安。我也不求陸女士原諒，但願陸女士恨我怨我，我存在一日，總感激陸女士一日的。」

陸秀女士那時已氣得不可開交，曉得程公使果然怪了自己，一時也分辯不清，便一言不發，倒在沙發上坐下。她那裏知道程公使的見疑，是因在席上向勵祿以目示意而起呢！

當下程公使回去，警察也押了勳祿，送到警察局裏，又留着一個，把勳祿的臥室監守着，以便搜尋主使人的證據。過了會兒，偵探來了，各處細細的檢視了一會，只尋得列甯的一張照相，幾本關於共產主義和無政府主義的書，和幾封中西信札。偵探對於中文原不懂得，也就搜集了去，好求解人翻譯。

薛秀女士究竟不是尋常女子，雖是鬧了亂子，見那時各事都已完畢，也就心神安定，靜候法庭開審，按下不提。

且說勳祿對程公使說的，「我要殺你，自有你被殺的理由。」什麼是程公使被殺的理由呢？勳祿不肯直說，在下却要替他宣布了。原來法國在大戰時，疆場上死了不少的健兒，大戰以後，便感到缺乏壯丁的困苦，工廠裏招不到男工；工資便抬高了許多；生活程度日高一

日，這原是經濟學的供求律，不足爲奇。不料却因此引起一個中國留法老前輩的注意。那個老前輩，性伍名暉，字幼軍，原籍四川，他留學法國，還是在前清光緒中葉。伍幼軍先生，品格既高，學問又好，回國後頗受社會的景仰。他常在雜誌上或報上，發表他的著作，不免把革命的思想，灌到讀者的中心。辛亥革命，滿清推翻這樣的快，多因民心傾向共和。這個改造民氣，實是伍幼軍及幾個同志的一枝毛錐，潛移默化之功。

幼軍見大功告成，便努力于建設方面，所以社會上對於伍幼軍的建議，奉爲金科玉律。伍幼軍不但在文字上令人欽佩，他的儉德，也足風此末世。他從來不用洋貨的，在法國的時假，不得不穿洋裝，回國以後，便把洋裝擱置起來。中國衣服，布的居多，綢緞的絕無僅

有。生平不坐黃包車和轎子，汽車馬車，固是不必說了。

他不坐黃包車，到並不是爲節省幾個錢，他讀了克魯泡特金的互助論和馬克斯的階級鬥爭，便感到同是一個人，爲什麼你拉我坐？難道我沒有腿的嗎？所以他出去的時候，可以坐電車的坐電車；不可坐的，情願跑斷了腿，不肯把生意賜顧到黃包車夫身上。坐輪船火車，也是坐着末等。他想這種以金錢的代價來分別等類，便是階級制度的弱點。要打倒階級制度，非以文字來鼓吹不可；文字鼓吹，是空虛的，所以他願以身作則。

他還有個宗旨，是少年有爲的人，要有耐勞的精神；居移氣，養移體，是千古不磨之論。他預備轟轟烈烈幹一番事業，對於習慣的改革，絲毫不肯苟且。他雖是五十餘歲的人，精神非常矍鑠，和人談

起，從來不肯說句頹唐的話。這樣言行合一的人，在現時社會，那裏找得出？也無怪伍幼重三個字，無論在新舊學界裏，都沒口子崇揚他的了！

那時他在報上，見了法國的情形，便想到勤工儉學的方法。他的理想是「法國現在缺乏工人，中國派了青年，去替他們振興工業，法國政府當然無任歡迎；法國的工資又高，只做了半天的工，其餘的時候，便可求學，得來的工資，不但可以敷衍過去，若肯勤吃儉用，還可按月寄錢回到家裏。」本來半工半讀，美國很是通行，美國的大學生，多在上午讀書，下午服務，或是春季讀書，夏季作工。就是中國學生，也有許多下了課，到粵人開的雜碎館去當侍者的。中國的陳宮牧豚求學，匡衡爲傭讀書，千古傳爲美譚，現在又是極好的機會，不

可輕易失去！」

想定了主意，便聯合了幾位同志，打電報到法國去接洽。法國政府，當然答應。伍幼軍便登報招生，把勤工儉學的利益，說得詳詳細細。一面又在上海設了個法文速成學校，凡是不懂法文，祇要在速成學校裏讀了二個月的法文，便可報名前去。那時學生們見國內往往鬧着事故，一有風潮，罷課多日，看去將來在國內沒有安穩求學的希望，有了這個出路，如何不踴躍報名。何況伍幼軍的道德文章，原是他們崇拜的呢！第一批派遣的勤工儉學生，足有二百餘人，報名者還紛至沓來。

伍幼軍見了這個好現象，心裏十分歡喜，又不忍使他們有向隅之歎，便預備第二批第三批陸續遣發。他自己不辭勞悴，親自送那第一

批二百餘人到法國去。二百餘人之中，還有五六個女子，也是拘着勤工儉學的宗旨。他們乘着法國郵船的四等艙，伍幼軍也和他們同甘苦。那四等艙和中國長江船的統艙差不多，地窄人多，擁擠固是不消說了，飲食也甚是爲難。學生們本籍既雜，言語又不相同，終日喧譁，鬧得不亦樂乎。虧得伍幼軍有能耐，終日伏着案，擬章程，訂規則。有時學生們鬧得厲害了，他還要去做和事老。四等艙裏的打掃夫，見人聲嘈雜，行李堆積如山，不肯時來灑掃。學生們又毫不經意，任意狼籍。伍幼軍看不過去，親來收拾，學生們竟沒有一個，肯來助一臂之力的。好容易三十五天過去，船到馬賽，便改換了火車，來至里昂。那時學生們的錢，多在船上車上化了，滿擬到了法國，便有工可作，有麵包可吃，到也不放在心上。到了里昂，伍幼軍替他們

在各處接洽了，居然人人得到了工作。里昂最多是絲廠，那時正苦人工缺乏，中國人的工資，比較的又低，居然你搶我奪，把那批勸工儉學生，當作寶貝似的，搶個淨盡。

伍幼軍見第一批已有了安排，便打電報到中國，請發送第二批。一面在里昂，又替學生們籌劃求學的方法。他想：「他們的法文程度，實在不濟，到大學裏去聽講，非徒無益，而又害之。小學校裏，他們又沒有這個能耐。何況他們多是中學畢業生，要他們再到小學，誰還高興？就是小學校，也未必肯收半工半讀的學生。」想到這裏，到著實爲難起來。

後來居然想到在里昂自己辦個大學。兩批送來的學生，已有四百人，人數到不成問題。裏面還可設個中國文學科，說不定法國人也

要進來研究，這倒是宣傳中國文化的絕好機會。中國學生，程度勾得上的，便由法國教授去教導他們，勾不上的，再教他補習幾個月的法文。這個辦法，一舉而數美備，越想越是得意。可是經費問題，又費了一番躊躇。結果，便想定到國內募捐，和中國政府的補助。當時便洋洋灑灑，寫了一篇創辦里昂中國大學的旨趣和計劃，用快信分寄到各報館。又打電報給國內偉大人物，請他們竭力吹噓幫忙。一面積極進行，在里昂租定了校舍，聘請教授，眼巴巴望着國內匯到款子，便可開辦。

可是理想和事實，往往反對的，他那篇大文章，在報上發表以後，社會上多討論着這件事，也有贊成的，也有反對的，也有信仰伍幼軍辦事的，也有懷疑的。但無論贊成和反對，信仰和懷疑，譚到捐

款問題，都異口同聲的推諉。政府方面，接到了伍幼軍的電報，回電轉同，還答應了五萬元的開辦費。可是答應是一件事，領錢又是一件事，那時國內正鬧着飢饉，財政部裏，國幣空虛，不要說是海外大學，他們那裏放在心上！就是國立幾個大學的教職員薪水，也已欠了七八個月，饒是天天絮聒着，他們老給你一個不睬。伍幼軍函電紛馳，財政部裏，纔勉強強先撥了一萬元，那中國空前的海外大學，也纔勉強強草率的開辦了。那校長一席，當然非伍幼軍莫屬；中國文學科，也由伍幼軍個人担任。

那學生們得了這個消息，都紛紛遷入校舍，無非爲省着幾個房租。無如校舍狹窄，容不了這許多人，先到者拉足先登，後至者有向隅之歎。

那時學生們，已有幾個，被工廠裏開除出來，原因甚是複雜，使伍幼軍辦事更形棘手。

原來他們法文雖不懂得，見了法國婦人，却似蒼蠅見着血一般，戀戀不肯走開。對於工廠裏的婦人，往往動手動脚，以表示他們的愛情。也有勾搭上的，也有遭了拒絕的，也有因此鬧着事的。那得到手的，放了工便和婦人鬼混在一起，把當日幾個汗血換來的錢，盡化在婦人身上。那得不上手的，便儲蓄了幾天的工資，乘車到巴黎來，玩個暢快回去；及至到了工廠裏，不免精神頹唐，工作懈怠。監工的說他們幾句，他們瞠目不知所答。他們的工資，雖較法國人要低了一倍，可是他們三個工人的工作，還抵不過一個法國人。一則因他們因循敷衍，不肯出力；二則他們不懂言語，不能聽受監工的訓令。工廠

裏因得不償失，便揀了幾個委靡不振的辭職了。

却巧那時法國各處駐邊的軍隊撤回，頓時多了許多壯丁，工廠裏有法國人可用，自然都用了法國人。於是勤工儉學生，便起了麵包和白脫問題。伍幼軍只得把他們留在學校裏，供給他們膳宿，人多口繁，把課室也改變了寢室和膳廳。本來只有五只課室，這一來竟無上課之所。還虧伍幼軍有打算，日間課室仍爲課室，夜間搬開課桌，鋪排地床。學生們的箱籠雜物，暫堆在辦公室裏。

那幾個女學生，合住了一間，因人數不多，比較的稍爲寬舒。男學生們見了不服，便和伍幼軍去囉囉。伍幼軍溫顏的勸慰他們道：「諸位飲食起居的不舒齊，鄙人固所知道；現在國內的款子，沒有匯來，教我也無從設法。俗語說得好，巧媳難爲無米之炊，請諸位原諒則

個。」有幾個很激烈的，不但不肯原諒伍幼軍的苦心孤詣，還責備着道：「我們遠渡重洋，原是聽了伍先生說的話，滿擬發了財去誇耀鄉里，也不枉我們跋涉一場；現在既沒有工可作，又沒有書可讀，飲食起居，又這樣的惡劣，伍先生簡直不當我們是學生，是當的豬仔！」

伍幼軍聽了這種不入耳之言，雖是氣極，却仍柔聲說道：「俗語說得好，吃盡苦中苦，方爲人上人，諸位今日吃着苦，將來總有苦盡甘來之日！現在請諸位耐心些兒，一俟國內匯到了錢，我們先把膳宿改良了，然後諸位可以安心讀書。我一面替諸位想法子，介紹到別的工廠裏去。總之我們有福共享，有難共當，我伍某決不委曲了諸位來自利的。」

那個人冷笑道：「伍先生快不要再引俗語了，我們有福共享，有

難共當，難道女學生不是我們一幫裏人？爲什麼她們幾個人，佔了一個房間，我們許多人拼搭在一起？我們是有福不能共享，我們却是難不必擔當的了！」伍幼軍道：「原來是爲這個，諸位想也明白男女有別的古訓，和西洋體諒婦女的新說，我們男子，究竟容易耐些勞苦，請諸位就原諒些罷。」

那人又冷笑道：「到現在窮苦的境况，還談到什麼男女有別的話？至于體諒，我們可以體諒，沒有不體諒的，現在可不是體諒的時候！如果同學們因了待遇不平，鬧起事來，究有許多不便！還是伍先生見機斟酌罷！」

伍幼軍沉吟了一會道：「既是諸位這樣說，我去和她們商量，把她們的房間，空了出來，也作公用；好在諸位多是讀書明理的，男女

的界限，當能辨別清楚，我又要引着君子自重的俗語了！」說着苦笑一聲，便奔到女學生房間裏去，和女學生開譚判。

那幾個女學生，也不是好惹的，他們多已剪了頭髮，爲的是在法國沒有梳頭娘姨。那時她們正坐在一堆兒說笑着各人的秘史：一見伍幼軍進來，便截住了話頭，立起來讓坐。伍幼軍見沒有椅子，女學生的床沿，究竟不便坐下去，只得立着，含笑述了來意。那女學生們聽了，面面相覷，沒有一個人作答。

伍幼軍還道女學生容易對付，便道：「諸位能體諒辦事棘手的情形，足見諸位的明達，從今天起，請諸位把東西先收拾了，我們定個拈鬮的方法，把房舖各碰天命的來分配，以照公允！……」

話還未完，忽然一個女學生叫做王翠英的，立起來道：「伍先生

的辦事爲難，我們原當體諒，可是男女混在一起，究竟不雅！況且男學生們，多是毛手毛脚的，我實在看不在裏眼！諸位女同學們，也不放心。」伍幼軍道：「這個我也顧慮到，可是他們已答應了君子自重，諸位儘可放心！況且諸位自己放得尊重些，他們也不敢奈何你們？夜裏睡的時候，把衣服不要完全脫去，那就萬無一失了。……」

伍幼軍方欲往下再說，一個叫做朱美雲的聽得火起，望伍幼軍啐了一口道：「伍先生說我們自己要放得尊重些，難道我們有不尊重的舉動，落在伍先生的眼裏？到要請伍先生還個證據來！」伍幼軍知說話太大意了，只得陪着笑臉道：「我這樣說說罷了，也無非使諸位有所戒備，快不要多心，認是我有意奚落你們！」還有一個叫做姚文英的，冷笑道：「伍先生要奚落我們，儘管奚落我們，做師長的奚落

學生幾句，原不要緊！可是伍先生的幾句話，不但是奚落，而且是侮辱我們的人格！我們還是黃花少女，人格也給伍先生侮辱了，教我們此後如何回家見父母？」

伍幼軍見她們歪纏不已，氣得渾身打顫，便高聲說道：「你們這樣的不識抬舉，歪纏到人格問題，這個我可担当不起！我也沒有這個能力來管束你們，你們且候着，我來送你們回去！」說着，便要套門出去。王翠英站在旁邊，一把拉住道：「伍先生且慢走，我們還有話說呢！我們離國的時候，家庭間生了許多困難，我們爲的是伍先生德高望重，說得到便做得到的，所以毅然決然的背父母，離鄉井，跟伍先生來求學，現在學未成就，便要送我們回去，我們有何面目去見故鄉父老？伍先生也要替我們設身處地想想，不要一味的意氣用事。」

伍幼軍氣憤憤的道：「學問不成就，還不要緊，失了人格回去，到成了終身之玷！我宗旨已決定，明天便打發你們回去。」說着，便又舉步欲行。

那幾個女學生，知是決裂了，個個都發着呆，胆小些的還嚶嚶啜泣起來。姚文英霍的立起，拉着伍幼軍的胸口嚷道：「你不要把打發我們回去這句話來相恫嚇！你的宗旨已決定了，我們也有我們的宗旨，我們的宗旨便是「學問不成誓不回國」的八個字。」這八個字說出口，登時房間裏起了一陣吶喊，把「學問不成誓不回國」，三呼萬歲似的喊得震天價響。伍幼軍見了這個情形，怔着不知作何回答。

那般女學生，見他一言不發，恐是沒有挽救，便嚎陶大哭起來。

伍幼軍到此，說又不是，不說又不是，用力把王翠英一推，掙脫了身

軀，一留煙跑到辦公室裏，氣喘不已。

王翠英給伍幼軍一推，倒退了幾步，一脚拌着衣箱，便倒在地下。掙扎了半晌，纔得起來，躲足痛哭道：「他居然動手打起我來了，你們要替我想個辦法。」其餘的幾個女學生，見王翠英的頭髮散得像鬼臉一般，不由得好笑，却不敢笑出來。把王翠英扶到床沿坐下，替他先整好了頭髮，又倒了一杯水給王翠英喝。王翠英喝了水，在衣袋裏取出一面小鏡子，一照見淚痕滿面，便拭去了，敷些脂粉上去。這一來，把其餘的也提醒了，個個拭了一會面，搽了些脂粉，纔又坐下來討論對付方法。

其中有個叫做梅玉香的，年紀大了幾歲，作事較有把握，當女學生和伍幼軍騷鬧的時候，她坐在一隅，不發一言，却打量着各人的態

度。及至伍幼軍去後，各人討論的當兒，她便立起身來，望着各人道：「諸位剛才同伍先生門口，實在不是根本辦法！依我的愚見，伍先生也有伍先生的爲難，我們若是一味挺撞，伍先生不免要老羞成怒。他要打發我們回去，雖是說出了口，我們稍爲讓步了些，還怕他不收回成命嗎！所慮的却是男學生們，他們人數既多，勢力也健，平日我們毫不假以辭色，不免懷恨在心，這次他們的提議，無非要給我們一個難題。他們曉得伍先生是個好吃菓子的，凡事莫不照辦的，他們又料到我們要起反抗，鬧起事來，他們好在隔岸觀火；這種幸災樂禍的狡計，那裏瞞得過我！我們何不和他們聯絡一起，好使他們助我們一臂之力，就是伍先生要打發我們，也不敢打發了。」

姚文英道：「你的推想，原也不錯，可是和他們怎樣聯絡？對伍

先生又怎樣說法？」梅玉香還未回答。王翠英搶着道：「現在且不要討論這些，他打了我，先要商量個復仇辦法要緊！」姚文英道：「這是支節問題，況且伍先生也沒有打你的存心，你倒下地去，是你自己站不穩腳！」說完，望着梅玉香道：「你且說你的主張！」

梅玉香道：「伍先生方面，到不成問題，只要我們承認他的辦法，把房間公開，再給他帶一頂高帽子，就是天大的事，也可霎時化爲烏有的。和男學生接洽，却非朱君美雲不可。」說着，望了朱美雲笑了笑，道：「他這副宜噴宜喜春風面，真是我見猶憐，他們男學生見了，還不骨酥神醉嗎？只要朱君肯下點功夫，灌幾句迷湯，就是粉身碎骨，他們也是願意的。」

朱美雲聽着梅玉香侃侃而譚，不禁緋紅着臉，醉了一口道：「你

難道教我去使美人計嗎！我沒有這個臉，也沒有這副手段，承你推薦，還是你自己去幹罷！」梅玉香笑道：「我已是老太婆了，不濟事的，若是我也和你不相上下，我既有這個主見，還不毛遂自薦嗎？」

姚文英道：「朱君爲了大衆幸福起見，說不得便犧牲一些色相；可是寡不敵衆，朱君一個人，那裏對付得這許多人。」梅玉香又笑道：「焉得人人而悅之，日亦不足矣！這不是聰明人所做的，常言道：蛇無頭而不行，我們只要籠絡了做頭的，其餘就沒有異言了！那個做頭的，不消說便是顧春榮了，那顧春榮對於朱君，最有意思，朱君自己恐怕還不覺得，我從冷眼旁觀，已瞧得清清楚楚。」

王翠英那時，忽也眉飛色舞起來問道：「你瞧得些什麼？」梅玉

香噠的一笑道：「這個我不敢說，說了朱君要難爲情的。」朱美雲急道：「我又沒有做得什麼不端正的事！那個願死人又不認識，你儘說罷！」

梅玉香道：「這原也不能怪你，你也朦在鼓裏的。那天我打從窗外經過，見有一個人，鬼鬼祟祟的在我們臥室窗外張望。我認識他是男學生裏的首領顧春榮，便悄悄的站在一旁，看他什麼用意！過了會兒，他伸伸舌頭，很得意的看得更加起勁。我回到臥室裏，見朱君獨自在房內小遣，想是顧春榮窺得纖微無遺，不禁暗暗好笑。當下却不作理會，來把窗門打開。朱君還要攔阻我，我見一個黑影，一溜煙飛跑的走了。我此後留心顧春榮的行動，凡是朱君在着房內，他在窗外有半天兒可站，若是朱君不在，便張了張匆匆的走了。」

梅玉香說到這裏，各人都吱吱格格的笑了一陣，惟朱美雲紅着臉，要和梅玉香不依，說：「這些襤褸的話，都是梅玉香編派出來的。」姚文英勸住道：「我們到鬧着笑話，這件事有也罷，沒有也罷，梅君的計策，既認爲妥善，朱君顧全大局，也是義不容辭的！」朱美雲道：「這種勾當，教我差答答的，那裏幹得出？」梅玉香道：「朱君不要誤會了我的意思，我並不會說到，「幹」的一個字，現在只要灌幾句迷湯就得了。」朱美雲覺得自己的話說得太意，面上又是一陣熱燥，訕訕的道：「就是迷湯，我也灌不來！肉麻的話，一個女孩兒家，怎說得出口？」

梅玉香笑道：「看不出一個玲瓏剔透的人，于這些就糊塗了！現在外交家多用的是迷湯政策，有幾個還要仗着閨中人的交際手腕，去

達自己掙面子的目的！平心而論，爲着國家的利益，灌迷湯算不得卑鄙醜觀！你也爲了我們的大局，犧牲色相，又算得什麼事呢！」朱美雲道：「你說得天花亂墜，想于灌迷湯工夫，必有深造，我們要學個乖咧。」梅玉香道：「你肯答應，我的衣鉢，停會兒自然傳給你！」朱美雲一笑，也就不說什麼。王翠英等曉得朱美雲心裏答應了，不禁大喜，便去和朱美雲握手，好教她不能反悔。朱美雲覺着不好意思，便倒在床上不做理會。

當下他們又舉了梅玉香做代表，去和伍幼軍開談判。梅玉香便也不辭，她的口才原是來得，把一個忠厚長者的伍幼軍，說得唯唯答應，一場風波，總算完結。女學生的臥室，果然第二天公開。伍幼軍用了拈鬚的方法，纔把床鋪分派定當，男學生也就不反對。不知是否

朱美雲迷湯之效？還是見男女學生同等待遇，便心平氣和，那就不得而知了。

不料伍幼軍一波纔平，一波又起，正在財政窘迫的當兒，第二批學生又到了一百餘人，一時又找不到宿舍，只好拼住在一起。那般人不知法國情形，更是怨聲載道，要伍幼軍替他們介紹到工廠裏去作工。伍幼軍只得敷衍着，說去想法。無奈法國工廠，受了第一批學生的胡鬧，對於中國人已無信用，那肯再接受他們進去。伍幼軍奔走了幾天，見沒有法想，只得和學生們實說。學生們便要和伍幼軍爲難。伍幼軍道：「你們既已來了，工雖不得，學還可求，只要國內匯款一到，便可設法，請你們體諒我些，現在好好的補習法文！」

那第一批的學生道：「伍先生這句話，也不知說了幾多次了，國

內永遠不匯錢來，伍先生又將怎樣處置我們？」伍幼軍道：「我前天又發了一個電報，大約明天便有消息，如果再沒有辦法，只好把學校暫時停辦，我回國去走一輪，籌了款再來處置。」

學生道：「伍先生回去可有把握？若是籌不到款又怎樣？況且伍先生去了，我們沒有指揮，也不是事。」伍幼軍道：「這兩件事，諸位不消慮得，籌款的事，我自有把握，難道伍幼軍三個字，國內還值不得幾個錢嗎？指揮事宜，我就託了程公使，諸位有什麼緩急，儘可和程公使相商。我在國內籌款，有了的數，當先匯給程公使，決不使諸位有衣食之憂。」學生們聽了，也就放了心退去。

又過了四五天，伍幼軍所盼望的回電，始終沒有。伍幼軍有言在先，只得把學校裏的事，請學生組織一個委員會來維持，又再三託了

程公使，隨時看顧學生，不要鬧事。自己搭船回國，這也不在話下。

且說學生們見伍幼軍去了，沒了監督的人，便肆無忌憚的橫行起來。對於廚司，格外苛求，餽儀稍有不潔，或少了些，便把碗盞也打得粉碎。廚司原是中國來的，到了法國，得不到好處，又處處受着學生們刁難，便鬧氣辭了職。學生們原是強項的，也不挽留，便自己組織了饑餓委員會，把烹飪的事，都推到女學生身上。只有一個男學生，派了購辦小菜的任務。廚司要和他們結算賬目，推說待伍幼軍來了再算，其實伍幼軍去的時候，把應用的錢，都給了委員會掌管支配。伍幼軍交出的錢，原是不多，他們現在也落得推在伍幼軍身上。只害了那廚司，進退維谷，險些兒淪落異國。

自從學生們自己管理餽務以後，第一天便鬧了個笑話。原來他們

雖是在法國已有三四個月，雞蛋的蛋字，那位被派爲買辦的，還不曉得如何讀法，如何拚法。那天他到市上去買小菜，偏偏找不到賣雞蛋的，他要詢問旁人，可憐說不出口。後來他忽異想天開，走到一個賣鷄鴨的攤前，蹲下了身軀，像要出恭的樣子。一手取了一塊石子，指那籠裏的鷄，把石子從屁股後落在地上。他以爲這種的表示，和母鷄生卵甚爲切合，法國人自然會意。但是他的理想太高妙了，法國人那裏理會得，還道他是內急了，要到廁所裏去，也怪可憐的，便請他走入裏面。他纔知道法國人錯會了意，便搖了搖頭，罵了一聲死人。法國人更弄得莫名其妙。幸喜那時來個教士，曾在中國多年，能勉強說幾句北京話，見了情形，便問那學生用意。那學生說了，笑得那教士打跌。那店主請那教士翻譯了，也不禁大笑起來。雖是鬧了笑

話，那雞蛋畢竟買成了，他回到校裏，還得意揚揚的自詡其能，把同學們的牙齒多笑得打顫。

那天的飯，出諸纖纖玉手，覺得比平常好得十倍，只可憐女學生們，含着一肚皮委曲，沒處申訴。梅玉香又想到朱美雲的美人計，不會做得體貼週到，便和女同學秘密商量對付之策。第二批原也來了五六個女學生，新加入的都默默的不作一言，一切惟老同學的馬首是瞻。梅玉香的主見，是開個茶話會，邀請全體男學生，所以聯絡感情，此後不致引起誤會。他們雖是窮極無聊，這幾個錢還拿得出，便各人出了十個法郎，買了些餅乾之類。當即通知了男學生，男學生自然樂于從命。

開茶話會的時候，男女雜坐，履鳥交錯，譁譁笑笑，十分有興。

自此以後，男女學生的界限，漸漸消滅，意見也水乳融合，大家相安無事。可是不多幾日，女學生們對待男學生，不免分了些軒輊。不平則鳴，有幾個便憤火中燒，說了許多醜話。那受着特別待遇的男學生，便要與他們爲難。末了，又是梅玉香的主見，組織一個互助團，祇許志同道合的人入團。

互助團的宗旨，是守的門羅主義，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，團員無分彼此，吃則同吃，臥則同臥。團員都以姊妹兄弟相稱呼，男女相悅，便可自相配偶，不過男女儘許交換，不分彼此。所以互助團裏的男團員，便是女團員們的丈夫，女團員便是男團員們的婦人。彷彿和從前檀香山島未開化以前的「匹納利恆」婚姻制度一般。這個內無怨女，外無曠夫的辦法，原是很好的。可是行了不入：那般非互助團的男

女，便起了攻擊，弄得留法中國學生界裏，人人皆知。

這個消息，傳到程公使的耳朵裏，氣得一佛出世，二佛涅槃。齊巧那般學生們，等候伍幼軍不來，留下的錢，已是餘剩不多，看看不能支持下去，便派了勵祿去和程公使商量。程公使見了勵祿，問知來意，也不問明白勵祿是否互助團裏的人物，劈頭便是一頓臭罵，還說着他們這樣胡鬧，非遣散回籍不可。勵祿無辜受辱，便去哭訴勤工儉學會。不知學生會如何對付；且待下回寫來。

